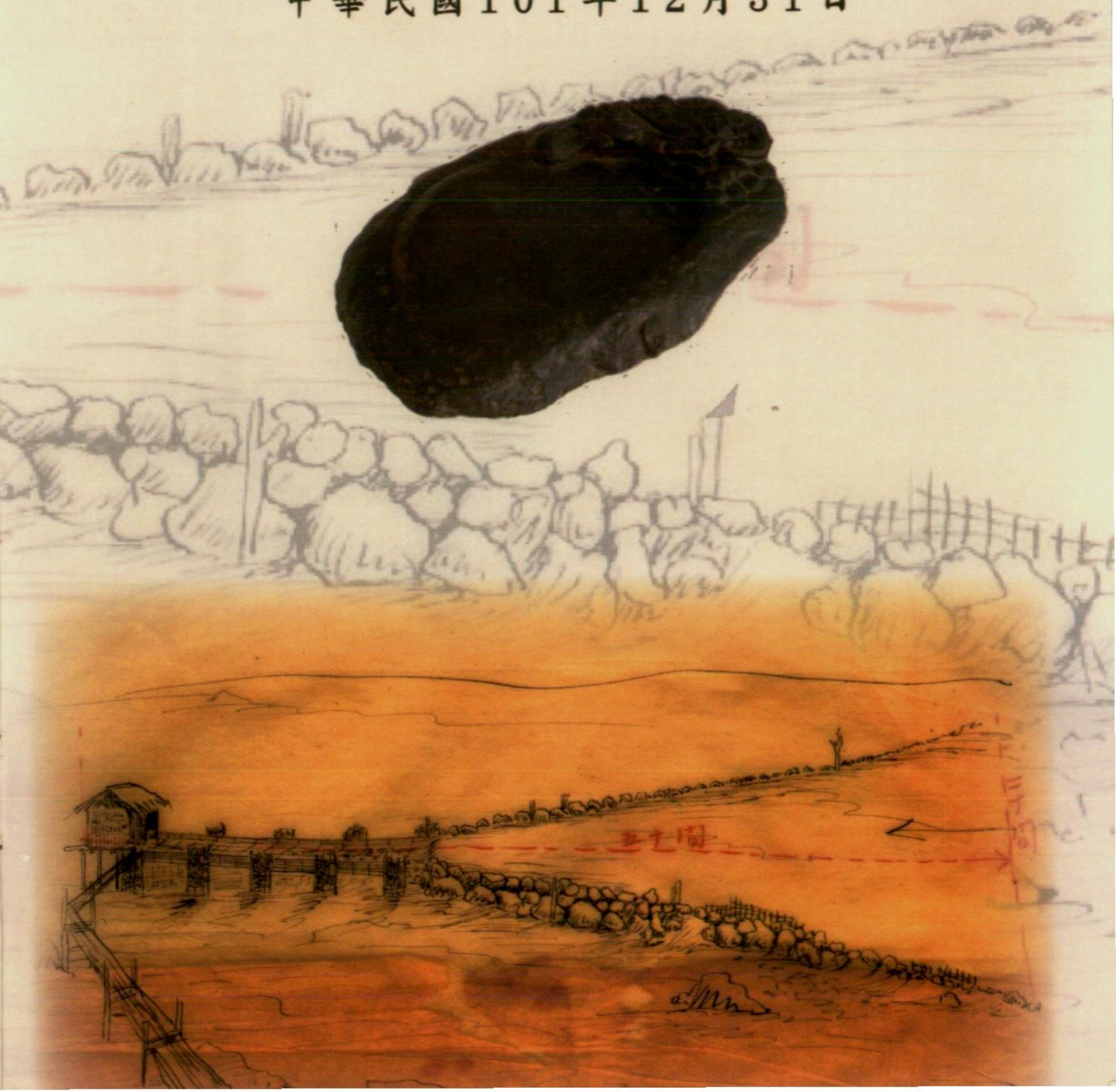


臺灣文獻 別冊 43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



臺灣文獻

43

目錄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劫餘集詩抄暨詞抄著者慕秦連橫
非臺南連雅堂

文 / 鄭喜夫 2

自敘
士生斯世不既有登於世而乃頌爲文詞此士之恥也僕草生長是邑之鄉而又處地廣
遠南鄉北鄙偏極僻陋者天心顧我人舉其甚至求一代風雲豪客不可得其不足爲文
詞又明矣故當酒酣耳熱亦嘗變爲嘯歌顧盼自若自謂此不遜漢我胸中磊落揮灑不
平之氣幸有忽於此也行年四十其軀亦健壽身然三子春日泛黃浦江則金雲鵬火燭
延收拾殘燼所存者不及百之一顧念天之於我雖此羽毛亦復香噴噴栩栩然之乃義
其除以寸寸長短劫發備亂不備可以興太盛名之曰曰雖英雄堪弄之稿則除也吾之
身亦劫餘也此稿歲月或能容我補其盛衰乎天下乎故置隨性之愛我者民而既述之
一年首夏月滿既日叙

不

金縷曲七夕感舊

萬里柔絲客又匆々滿庭風葉度針佳節欲去人間離兒女還與天孫訴說歡往事遊盡
明滅六代粉華今未了箇沈沙剩有蒲聯鐵人乞巧我寧拋江南舊事真堪絕記當時
出門投袂輕言離別江上青山人不見彈淚湘裙錦瑟正此夜洞庭吹月一片征帆東去
也但看茫茫兩岸蘆花暗結恨海瑣石

滿庭芳

情々長廊寒天氣窗中幽床誰知壯懷誰悲君莫愁憶十七年間劉受到今朝更覺
情愴蒼天西青子魂夢左右不相離年華云暮矣編窗讀史數片吟詩正修身養性莫
恨歸遲且得東風燕子盡空歸好共遊櫓尤勝易梳洗懶懶團圓聚合歡時

醉裏詞思緒生涯事倦足

沁園

肺氣腫、肺膿瘍、肺壞疽

鐵生

一七

池田

略談連夢青其人其事

文 / 鄭喜夫 7

7

臺灣富室封爵受騙記事

文 / 陳文添 14

[illegible]

雙溪庄「魚行」地名補釋

文 / 劉澤民 25



萍水相逢水裡坑的詩人：

集萍詩社

文 / 圖 蕭呈章 50

舊信仰與新子弟：

雲林縣元長西樂團

文 / 圖 李孟勳 56



劫餘集詩鈔暨詞鈔著者 慕秦連橫非臺南連雅堂

文 / 鄭喜夫

《劫餘集詩鈔》、《劫餘集詞鈔》並鉛印，合訂一冊，書頁尺度長約9.2公分、寬約6.1公分，書前有〈自敘〉及〈序〉各一篇，分別為一頁及二頁，《詩鈔》在前，共57頁，《詞鈔》在後，共26頁，一般全頁14行，滿行34字。〈自敘〉及〈序〉之邊欄並作「劫餘集詩鈔敘」，前者文末有：「民國既建之二年首夏月，連橫自敘。」後者文末但云：「丹陽張素序。」其書無出版項記載。出版年月大抵即在〈自敘〉寫成之民國2年首夏或稍後，出版地則似可能在著者流寓而遭鄰火波及之濱江廳（即哈爾濱）一帶地方。

〈自敘〉文末署名「連橫」，而《詩鈔》及《詞鈔》首頁俱有「著者慕秦連橫」字樣，民初其人到過塞外，並能詩詞，因此很容易與民國3年在大陸時向北京政府內務部申辦回復中華民國國籍獲准後再呈請更名為「連橫」的臺南連雅堂混為一談，其實為完全不同之兩

人。茲分五項，略陳於後：

（一）家世不符：《詩鈔·附次韻答明星》註：著者舅氏為龔定盦（白珍），父書樵主講湘水校經堂時著者隨侍肄業，三兄沖叔與衡觀察為光緒元年乙亥制科同年，又集中有〈連夜夢亡婦〉、〈戊申（光緒34年）重出塞外攜一姬人同行嬰公以詩見調賦此謝之〉之詩題等，俱見與連雅堂家世不符。

（二）年里不符：連雅堂生於光緒4年，里籍為臺灣臺南。而《詞鈔》有〈滿江紅〉（四十自壽），又有〈萬年歌〉（謝嬰公見賜四十初度詞并和元韻）及〈瑞鶴仙〉（四十初度小柳以闌填此賜依韻和答）詞各一首，則年歲不符；張素〈序〉云：「考厥（指著者）里居，與射弩錢王為近」，蓋指浙江杭州也，則里籍迥異。

（三）經歷不符：僅舉一例，〈自敘〉云：「壬子（民國元年）春日，流寓濱江，居舍為鄰火所延，收拾殘燼，所存者不及百之一。……嗚呼，吾之稿劫餘也，吾之身亦劫餘也。」連雅堂根本未至濱江（哈爾濱），濱江火警與連雅堂毫不相干也。又《詩鈔·佛懺》七絕四首，有云：「自我初生不喜佛，我且平生惡言佛。」而連雅堂自幼與佛法有殊勝緣分，常喜虔誦佛經，嚮往於諸佛菩薩的慈悲誓願，曾說：「人也，阿修羅也，地獄也，餓鬼也，畜生也，皆欲界之可憐憫者。吾既為

人，吾當熏修證果而進於天，吾當發大願力舉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而悉進。」等，俱足證經歷不符。

（四）交游不符：《詩鈔》及《詞鈔》頗多贈答之作，集中提及之吟友有：嬰公（張素）、小柳（陶牧）、子穀（蘇曼殊）、補園（包履吉？）、叔玫（楊概）、叔容（鄭澤）、義寧、鳳凰、曾（佚名，湘鄉人）、南園（孫葆謙）、老殘（劉鶚）、寒碧（疑為蔡守或林景行？）、健公、漁村（陳嘉楷）、訥齋（周覺）、證禪、從龍（雲從龍）、丁叔雅（丁惠康）、蘭舟（李家鏊）、衡（佚名，道員）、姚百辛、楊篤生（楊守仁）、虎頭（吳鼎）、辜（佚名）、君虎、緱芙、公達（耿葆燐？）、佛宣、曰生（趙必振）、炎公（劉光烈？）等30人。其中見於連雅堂各種著作中者僅蘇曼殊（子穀）一人，而僅數計連雅堂《劍花室詩集》中贈答或提及之友人，為數即逾50，復無一人見於《詩鈔》及《詞鈔》，足見二者之交游對象幾於完全不同，不合常理。

（五）名號可疑：《詩鈔》及《詞鈔》首頁俱有「著者慕秦連橫」字樣，而〈自敘〉文末署名「連橫」。連雅堂於其著作之署名，多為「連雅堂」或「連橫」，並多冠以「臺灣」或「臺南」之里籍，獨不見有署「慕秦連橫」之例。且連雅堂曾在其親筆自書的譜料中寫著「號慕陶」，然則署「慕秦」自係可疑，甚至錯

誤。而「慕秦連橫」的契友張素在〈序〉中稱之為「吾友連君明星」，且集中所附有前揭〈次韻答明星〉之題，可知「慕秦連橫」另有一個「明星」的名號，而連雅堂則無，是名號可疑，不獨可疑，直可謂為不符。

有以上四項不符、一項可疑（或五項不符），足證「慕秦連橫」斷斷乎不是臺南連雅堂。張末梅〈南社詩人張素與清末民初的哈爾濱〉一文有云：「連夢青（？～約1924年後），原名文澄（按：澄通澈），字孟青（亦寫作「明星」），號慕秦，又號小宋、老夢、阿夢，別署憂患餘生。浙江省錢塘（今杭州）人。早年生長於湖南，與當時從事地下反清活動的湖南「自立軍」的首領之一沈蕙有交誼。……」文中雖未提及「連橫」，但連夢青兼有「明星」與「慕秦」之字號，且里籍、早年生長於湖南等皆合，故為《詩鈔》與《詞鈔》的真正著者，實萬不容置疑者。

（鄭喜夫 內政部專門委員退休）

劫餘集詩鈔

第一

著者慕秦連橫

第一神仙葛綠華美人昨降羊權家袖中留得雙條脫啼損嬌妝牛面鵝
誰共君王夜釣魚夢魂涼夕意徐徐誰知一枕新思寵數還磨脂總不如
莫唱傷春北郭騷柳絲舞女兒腰上隔宮女垂垂老誰共三郎弄玉簫
五色斑斕蜥蜴春沈沈宮漏詔書新桃花肌骨長生藥應把陰符許若人

第二

網羅復網羅網羅女兒態如何士大夫以此博冠帶何耶傳面粉張眉黛宮中與府
中一體備兼愛世有骨鯁臣每以多言敗汝無網羅安母齊歸理榮
君平不棄世世乃棄君平大道不得志枉直難為尋九夷亦可居肝召亦可行偏促職下
駒雞與圖麒麟所以天下河漢懸高名桃李自無言羞與雞爭

第三

塞外春時雪易達晴時春水暖溶溶寒風一落斜陽外便見冰檐掛玉龍
漁鰲晴光轉柳枝柳絲冒雪孕花遲苞毛僅有衛寒意辛苦醺青雪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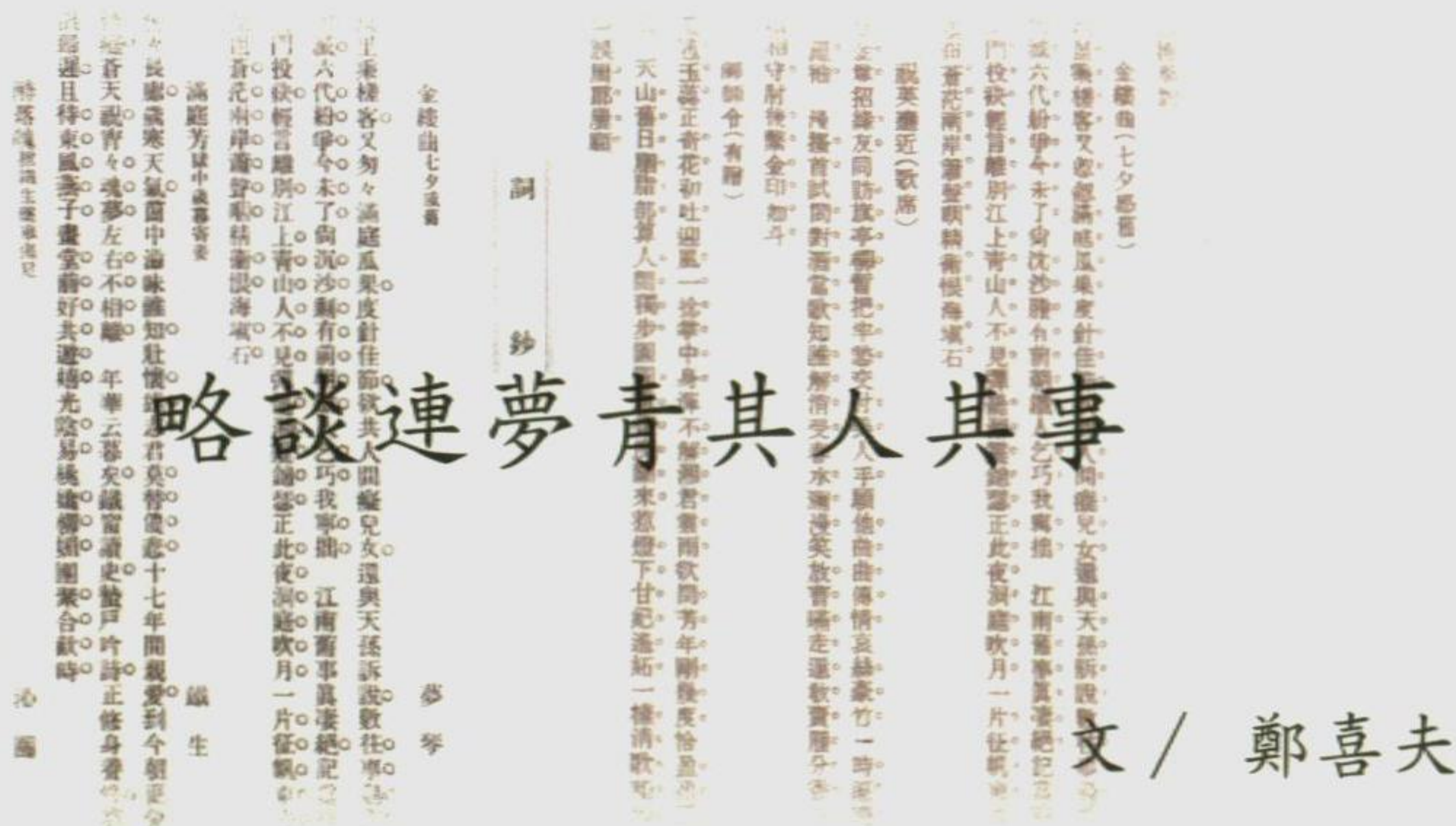
劫餘集詩鈔

自敘

士生斯世不能有益於世而乃退為文詞此士之恥也僕也生長憂患之鄉而又避地遠
適南越北胡備極勞苦天心憫我人事甚我甚至求一伏案讀書亦不可得其不足為文
詞又明矣然當酒酣耳熱亦嘗發為嘯歌願盼自若自謂此不過洩我胸中磊落抑鬱不
平之氣非有望於成也行年四十其稿亦幾等身忽壬子春日流寓濱江居舍為鄰火所
延收拾殘燼所存者不及百之一顧念天之於我即此羽毛亦復吝惜吾願而哀之乃藉
其餘以付手民惜劫後錯亂不復可以編次遂名之曰劫餘集嗚呼吾之稿劫餘也吾之
身亦劫餘也此後歲月或能容我補其過乎天平天平敢質諸世之愛我者民國既建之
二年首夏月連橫自叙

《劫餘集詩鈔》及《詞鈔》首頁俱有
「著者慕秦連橫」字樣

《劫餘集詩鈔》「連橫」〈自敘〉



筆者已在一篇長題短文〈劫餘集詩鈔暨詞鈔著者慕秦連橫非臺南連雅堂〉，從家世、年里、經歷、交游及名號五項，簡略析述其事，文末確指《劫餘集詩鈔》、《劫餘集詞鈔》著者「慕秦連橫」為連夢青，限於字數，遂即戛然而止。爰續草此篇，補述其人梗概，並求教正。

大陸學者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增訂本）〈連夢青〉條全文如下：

「連夢青（？～約1914後若干年）浙江杭州人（生于湖南）。名文澄，一作文徵（一作澂），字夢青，亦作孟青，又稱連夢惺（見載劉鶚日記中），筆名憂患餘生（著《鄰女語》署名，商務版。該書記庚子國變【按：即八國聯軍之役】事頗詳）。生長于湖南。與沈蕙、龔超均有交誼，和劉鶚也極相知。因在湖北候補，參加唐才常自立會事。庚子（1900年）自立軍起義失

敗，逃往上海得免（一說因沈蕙在《天津日日新聞》，揭露慈禧《中俄密約》被杖殺後，受到株連，逃往上海）。撰寫小說《鄰女語》。1903年曾主上海《繁華報》，鼓吹排滿。後入京有所圖謀，曾一度赴哈爾濱，任某報編輯。民國後，熊希齡任內閣總理，延為哈爾濱交涉員。任滿回京，歷任院部顧問、諮議等職。後病卒于京。」

連夢青一生事蹟大要略具於此。茲為稍加補充如下：

（一）關於「和劉鶚也極相知」：劉鶚（1857～1909），江蘇丹徒人，即著名之《老殘遊記》著者，另著有《治河七說》、《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勾股天元章》、《要藥分劑補正》、《溫病條辨》、《鐵雲藏龜》、《鐵雲藏陶》、《芬陀利室詩稿》等，晚年被流放新疆，病逝於迪化。羅振玉（1866～1940）撰〈劉鐵雲傳〉，推許為「振奇人」。鶚與連夢青相交至篤，曾為其《鄰女語》加評，甚至鶚之名著《老殘遊記》之發表乃至撰寫，皆是為欲以稿酬濟助連夢青；可見一斑。

（二）關於「自立軍起義失敗，逃往上海得免」下括註一說云云：此為光緒29年（1903年）事，諸家多有言及者。劉鶚子大紳〈關於老殘遊記〉云：「方拳匪亂後未數年，京曹中有沈虞希（按即沈蕙）、連夢青兩先生，均與《天津日日新聞》之方藥雨（按原名方城，時

改名方若）先生為友。某日沈以事赴津，偶語方先生以朝中事，方先生揭之報端，為清孝欽顯皇后（按即西太后慈禧）所知，大怒。嚴究洩漏者，逮沈至刑部，立杖斃之，並緝同黨，株連及連（按即連夢青）。」

（三）關於「一度赴哈爾濱，任某報編輯」：據張末梅〈南社詩人張素與清末民初的哈爾濱〉：光緒34年（1908年），連夢青以原任主筆之上海《南方報》因故停刊，乃接受同盟會之派遣前往哈爾濱，繼顧植之後任《遠東報》第二任主編達3年之久。該報係中東鐵路局所創辦，為當地最早之報紙。連夢青在哈爾濱曾多次舉辦賑災救濟活動，幫助遭受水火風雪災害之難民，成效卓著，頗受好評。

（四）此外，據英斂之（即英華，1867～1926）《日記》，光緒28年（1902年）2月至翌年6月中旬，連夢青任天津《大公報》主編。又據《歷代畫史滙傳補編》：連夢青尚擅書藝，畫亦脫俗，所作花卉、人物，時出新意。

事實上，民初連雅堂在北京時，曾與「慕秦連橫」連夢青晤面，連夢青且授以鶴道人即文焯（鄭文焯，1856～1918）之〈論詞書〉，連雅堂亦知連夢青「善詞」。試一讀連雅堂〈鶴道人論詞書跋〉即可知之。跋云：「鶴道人為現代詞家，名著大江南北。曩游燕京，吾宗夢琴亦善詞，以此書授余；久藏篋底。……今臺灣

詩學雖盛，詞學未興；為載於此，藉作指南，願與騷壇一研求之。」（載《臺灣詩薈》第三號）文中稱連夢青為「吾宗夢琴」，「夢琴」蓋「夢青」近音別寫，猶之亦作「孟青」、「夢惺」、「明星」，此確然無疑者。謂予不信，請看《臺灣詩薈》第九號所載「夢琴」之〈金縷曲〉（七夕感舊）一首云：「萬里乘槎客。又忽忽滿庭瓜果。度針佳節。欲共人間癡兒女。還與天孫訴說。數往事過雲明滅。六代紛爭今未了。尚沉沙剩有前朝鐵。人乞巧。我寧拙。江南舊事真淒絕。記當時出門投袂。輕言離別。江上青山人不見。彈罷湘靈錦瑟。正此夜洞庭吹月。一片征帆東去也。但蒼茫兩岸簫聲咽。精衛恨。海填石。」而此首詞恰恰見於《劫餘集詞鈔》（頁8）。足證「夢琴」確即連夢青。

當年兩位連先生在燕京萍聚晤敘，以鶴道人〈論詞書〉相授受，厥後《詩薈》轉載之，又重刊連夢青〈金縷曲〉一詞，實兩岸文壇交流合作之一段佳話；乃至今不過百年，此段往事似已被時光沖刷殆盡，兩位連先生幾乎遭混為一談，指認錯誤矣。我輩讀書為文顧可不慎哉？

（鄭喜夫 內政部專門委員退休）

點者或趨于簡便。藉口古人先我爲之。此畏難苟安之錮習使然。甚非謂也。然則今之妄託蘇辛鄴夷秦柳者。皆巨怪大繆。豈值一哂耶。宣尼論學以約失之者鮮。請進此惜以言詞。貴能精擇。以自鏡得失耳。拉雜書之。不復詮第。冀宏達廣吾藝焉。

鶴道人爲現代詞家。名著大江南北。曩游燕京。吾宗夢琴亦善詞。以此書授余。久藏篋底。顧自弱冠後。雖學倚聲。而筆硯塵勞。心思粗劣。未能爲纏綿悱惻之音。以是舍棄潛修文史。今臺灣詩學雖盛。詞學未興。爲載於此。藉作指南。願與騷壇一研求之。雅棠跋。

餘 墨

(棠)

臺灣閨秀之能詩者。若蔡碧吟。王香禪。李如月。諸女士。摘藻揚芬。蜚聲藝苑。皆雋才也。

然碧吟以家事故。久廢吟哦。而香禪移居津門。如月亦寓蘇澳。山河阻隔。猶幸時通魚雁。得其近作。刊諸詩薈。亦足爲騷壇生色。

今臺北有吳瑣雲女士者。邀集同志。設立漢文研究

會。不佞深嘉其志。而祝其會之成。然會之設立。或疑其隱而老成者。且以爲憂夫今日之女子。非復舊時之女子也。社會盛衰。男女同責。況研究漢文。尤爲正當。復何疑。

唯主其事者。必須熱誠。其心高尚。其志黽勉。其業復得明師益友。而切磋之以副其所期。則疑者自釋。而憂者且喜。

圖1 連雅堂〈鶴道人論詞書跋〉（載《臺灣詩薈》第三號）

自擁專對。

金縷曲（七夕感舊）

萬里乘槎客。又忽忽滿庭瓜果。度針佳節。欲共人間癡兒女。還與天孫訴說。數往事。過雲明滅。六代紛爭。今未了。尙沈沙臘。有前朝鐵人乞巧。我寧拙。江南舊事。真淒絕。記當時。出門投袂。輕言離別。江上青山人不見。彈罷湘靈錦瑟。正此夜。洞庭吹月。一片征帆東去也。但蒼茫兩岸。簫聲咽。精衛恨。海填石。

祝英臺近（歌席）

泛金尊。招綠友。同訪旗亭柳。暫把牢愁。交付美人手。願他曲曲傳情。哀絲豪竹。一時遍輕衫羅袖。漫搔首。試問對酒當歌。知誰解。消受春水瀾漫。笑放曹瞞走。還教賣履分香。白頭相守。肘後繫金印。如斗。

師師令（有贈）

瓊苞玉蕊。正奇花初吐。迎風一捻。掌中身。渾不解。湘君雲雨。欲問芳年。剛幾度。恰盈盈三五。天山舊日。胭脂部。算人間。獨步圓圓。重複度。關來惹燈下。甘妃遙妬。一樣清歌和妙舞。誤周郎。屢顧。

圖2 《劫餘集詞鈔》之〈金縷曲〉

詞

鈔

金縷曲七夕感舊

夢琴

萬里乘槎客。又匆匆。滿庭瓜果。度針佳節。欲共人間癡兒女。還與天孫訴說。數往事。過雲明滅。六代紛爭。今未了。尙沉沙剩有。前朝鐵人乞巧。我寧拙。江南舊事。真淒絕。記當時。出門投袂。輕言離別。江上青山人不見。彈罷湘靈錦瑟。正此夜。洞庭吹月。一片征帆東去。也但蒼茫兩岸。蕭聲咽。精衛恨。海填石。

滿庭芳獄中歲暮寄妾

鐵生

悄悄長廊。歲寒天氣。箇中滋味。誰知壯懷雄志。君莫替儂悲。十七年間親愛。到今朝。更覺情癡。蒼天祝。宵々魂夢。左右不相離。年華云暮矣。鐵窗讀史。蟄戶吟詩。正修身養性。莫恨歸遲。且待東風燕子。畫堂前。好共遊嬉。光陰易。桃嬌柳媚。團聚合歡時。

醉落魄懋鐵生墜車傷足

沁園

圖3 《臺灣詩薈》第九號轉載之〈金縷曲〉（與圖2對照，顯見「夢琴」即連夢青）

事記騙受爵封室富臺灣
 一、首富多金招覬覦

陳文添

似乎不管任何時代，有錢人永遠是歹徒覬覦的目標。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板橋林家長房林熊徵先生，即曾被出身總督府專賣局官員佐藤源平設局詐騙。他利用林氏有意取得授爵以晉身華族的弱點，再配合後來擔任東京每日新聞社長及副社長的山本實彥及寺師平一，以甘言誘惑如果要順利取得爵位，必須投資新聞事業，以協助當時的山本權兵衛內閣，林熊徵遂拿出五萬圓投資。此事件並且牽扯上曾來臺灣設立臺灣同化會的明治時期元勳板垣退助伯爵，最終佐藤源平、山本實彥及寺師平一三人在事後雖被起訴判刑，卻又能全身而退。林熊徵被詐騙鉅款五萬圓也不能取回。

本案牽涉到同化會，也附有要以「不敬罪」起訴的紀錄（如圖1、2），應該可說是政治性相當高的判決。檢察官及法官（判官）或許受到壓力，不得不以無罪結案，但是和本案相關的檢察官、法官（判官）們，對此

項判決實有不滿，所以在判決書中故意留下相當完整有罪的案件偵查紀錄，以抒發心中不滿。臺灣總督府內文書管理官員也認為，這件是可作為歷史徵考的文書，很特別的將歷次審判紀錄保留下來。本文爰利用此一檔案資料，介紹事件的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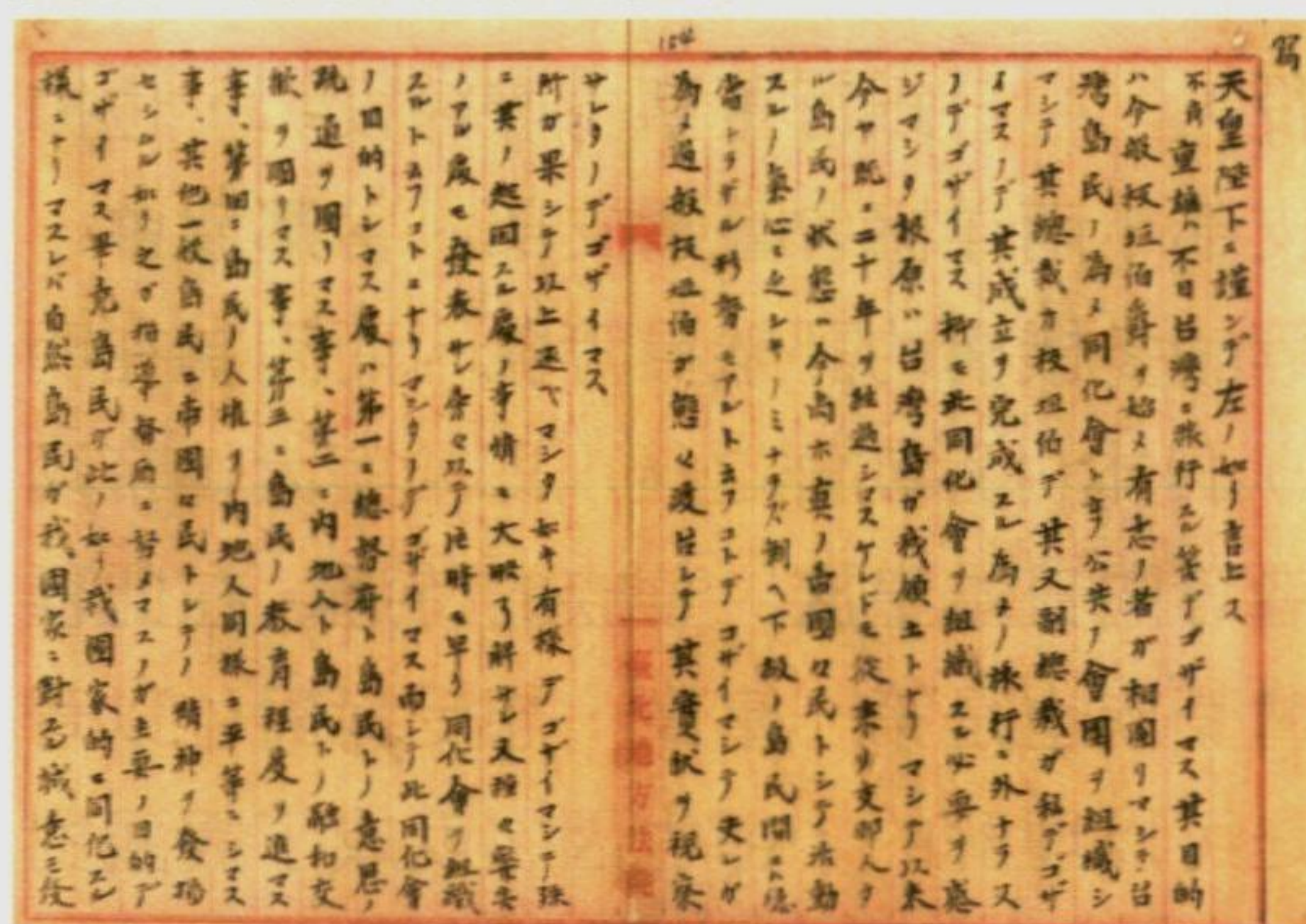


圖1 佐藤源平被以不敬罪起訴相關文件之1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9210170155)



圖2 佐藤源平被以不敬罪起訴相關文件之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9210170156)

二、封爵追夢遭設局

（一）熊徵奢望晉華族

林熊徵是板橋林家長房的首腦人物，也是臺灣最大富豪。生於清光緒14年（1888年），20餘歲即擔任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副社長，在明治末年被選任臺灣日日新報監察人（監查役）、中日銀行董事（取締役），也擔任東洋協會臺灣支部、南洋協會臺灣支部、善鄰協會、臺灣鐵道協會等等諸多機構的評議員等職。而因為在明治43年（1910年）日本併吞朝鮮之後，即給與大韓帝國皇室以及有爵位者等同日本皇族、華族的待遇。在此種情況下，身為臺灣豪族也是第一富豪，想受封爵位以晉身華族，其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卻也因之就成了覬覦對象。在大正10年給發紳章之身家調查，粗估林熊徵約有400萬圓資產，足見財力雄厚。

（二）佐藤巧妙行詐騙

整個詐騙事件的原始主導者是佐藤源平，他是日本熊本縣人，明治元年（1868年）出生，明治35年（1902年）曾經在臺灣總督府所屬稅關及專賣局任職（如圖3、4、5）。依判決書記載，於任專賣局書記之時，即知道林本源家族之事。他認為可借機大撈一筆，乃設法經由友人介紹認識林熊徵的翻譯人員郭邦彥；之後常到林熊徵在大稻埕住處，誇稱自己認識中央政府高官及知名人士，例如與當時的內務大臣原敬、芳川顯正

伯爵、板垣退助伯爵均認識。他並向林熊徵說明，當時已為日本新領土的朝鮮，已有等同日本皇族的「王族」以及等同華族的「公族」；因之，臺灣首富林家應該也可晉身貴族階層。他並指出，林家第三房曾運作授爵工作的失敗原因，是因不是嫡系長房而且動用的人選不當所致，若屬林家嫡系長房的林熊徵有意運作，當可成功晉身貴族階層。

三傳 歷 書 原注所 伏 藤 涼 平 明治元年九月七日生	明治元年八月十九日 任祝願監吏補 大藏省	全 月俸九圓下賜 全	明治元年二月三日 任祝願監吏補 全	全 四月一日 任祝願監吏補 全	全 月俸十二圓下賜 全	全 四月三日 任祝願監吏補 全	全 給十級俸 全	明治元年六月六日 檢査課長事務撰付ヲ命ム 全	全 七月五日 給九級俸 大藏省	明治元年九月三日 給八級俸 全	全 九月三日 任祝願監吏 全	全 日 給八級俸 全	全 日 神戶祝願監吏ヲ命ム 全	明治元年十一月一日 官制改正九級俸 全	明治元年五月七日 監吏牧留委員長ヲ命ム 神戶祝願	全 八月八日 第一派出所主任ヲ命ム 全	全 十二月六日 給八級俸 大藏省	明治元年十月八日 長崎祝願監吏ヲ命ム 全	全 十月七日 門司祝願監吏ヲ命ム 長崎祝願
--	---	---------------------------------	--	---	----------------------------------	---	-------------------------------	---	---	--------------------------------------	--	--	---	--	---	---	--	---	---

圖3 佐藤源平履歷表之1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17710140220)

之後，適值明治天皇去世，佐藤源平為表示和原敬內務大臣有相當交情，致電原敬詢問林熊徵可否出席喪禮？得覆電表示須看臺灣總督意向。郭邦彥將佐藤源平此種能耐及主張告知林熊徵，林氏乃贈佐藤源平旅費500圓，請其向中央探詢授與爵位成功的可能性。佐藤源平初步的計畫成功，取得林熊徵的信任。

大正元年（1912年）8月，佐藤氏回東京，陪同林熊徵拜訪板垣退助伯爵兩、三次，並謊稱原敬、芳川顯正二人都同意林氏的授爵，板垣氏更會為授爵事盡全力。佐藤源平回臺灣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以其在京時的行為不當，因而將他免職。佐藤氏卻又向郭邦彥謊稱不只原敬、芳川等人同意授與林家爵位，桂太郎、大隈重信這些高官也持相同意見。因之，在這年10月15日，取得授爵成功會給與報酬8萬圓、運作經費1,200圓的契約書。佐藤氏為取得郭邦彥之協助，避免露出破綻，另外和他約定事成之後分給3萬9千圓。在取得運作經費後，數次回東京，回臺灣又向林熊徵謊稱，已內定封子爵，並給予在宮中等同敕任官待遇的「錦雞間祇候」榮銜，讓林熊徵又被騙取800圓。

（三）山本、寺師繼合謀

在佐藤源平進行詐騙過程中，山本實彥、寺師平一也介入其中。山本實彥曾任東京市會議員，後來擔任東京每日新聞的社長。寺師平一是臺灣同化會理事，後來

擔任東京每日新聞的副社長。先是寺師平一之妻曾是板垣退助家之傭人，得以聞知授爵之事，並在板垣宅中見過佐藤源平。有此機緣，寺師平一和山本實彥才得以結識佐藤源平，三人合謀假裝知悉當時的山本權兵衛內閣有預定授爵的活動，藉口當時的山本內閣有意經營大規模新聞機構以有利施政的推行，因而騙取林熊徵鉅額金錢。

先由佐藤源平向板垣退助虛告以：「山本實彥是當時鐵道院總裁床次竹次郎愛將，有意請山本實彥調查林家事業，請板垣氏寫介紹信」；板垣氏不疑有它，寫好後交付山本，山本和佐藤二人乃同來臺灣，告訴林熊徵此行是為林家授爵之事，前來調查林家資產及從事的公共事業。並說明虛假的內閣大新聞機構計畫，林熊徵若能投入資金，授爵之事再由板垣告知山本首相，則成功殆無疑義云云。林熊徵也只能答以會盡力並贈山本氏500圓作為旅費。

想不到山本實彥回東京後，稱已以六萬圓買下東京每日新聞，請林熊徵送十萬圓投資經營新聞事業。林氏並未輕易送款，山本先致函佐藤表示未送款授爵一事可能告吹；接著山本、寺師兩人又來臺灣，言語上想強迫林熊徵出資，林熊徵不得已託辭赴福州以避之。想不到佐藤源平又追到福州，提出原先承諾的授爵成功報酬可減為四萬圓，並附加此次會運作將金包里海軍預備煤炭

礦區轉給林熊徵，合計十萬圓作為投入新聞經營資金，林熊徵也表示同意。回來後佐藤氏向郭邦彥稱授爵成功報酬只能給與一萬九千圓，一舉減少了兩萬圓。

因為林熊徵並未立即匯款，山本乃又致函佐藤假託山本首相、床次總裁亦在催促請林熊徵儘速來京。大正2年（1913年）12月5日，林熊徵派其雇用人許丙攜帶面額五萬圓的第三十四銀行臺灣支店開出的支票上京，於板垣住處將之交給板垣氏，託其轉交山本實彥，之後被山本及寺師兩人領走，作為購買東京每日新聞及經營的資金，兩人並分任此一新聞社社長及副社長。大正3年（1914年）1月林熊徵來東京後，雙方曾交換年底再付餘款五萬圓，以及授爵及海軍預備煤礦礦區的取得不成功時，原訂契約無效並須交還已付款項契約，惟在實質上應無任何效用。因為資料顯示林熊徵在受騙之後，未積極想在法庭上提出告訴以取回鉅款，而是由臺北地方法院主動偵辦，前後歷時約8個月，山本實彥、寺師平一、佐藤源平3人先判有罪，後竟都以罪證不足而宣判無罪。（如圖6、7、8）



圖6 判決書之1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9210170161)



圖7 判決書之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9210170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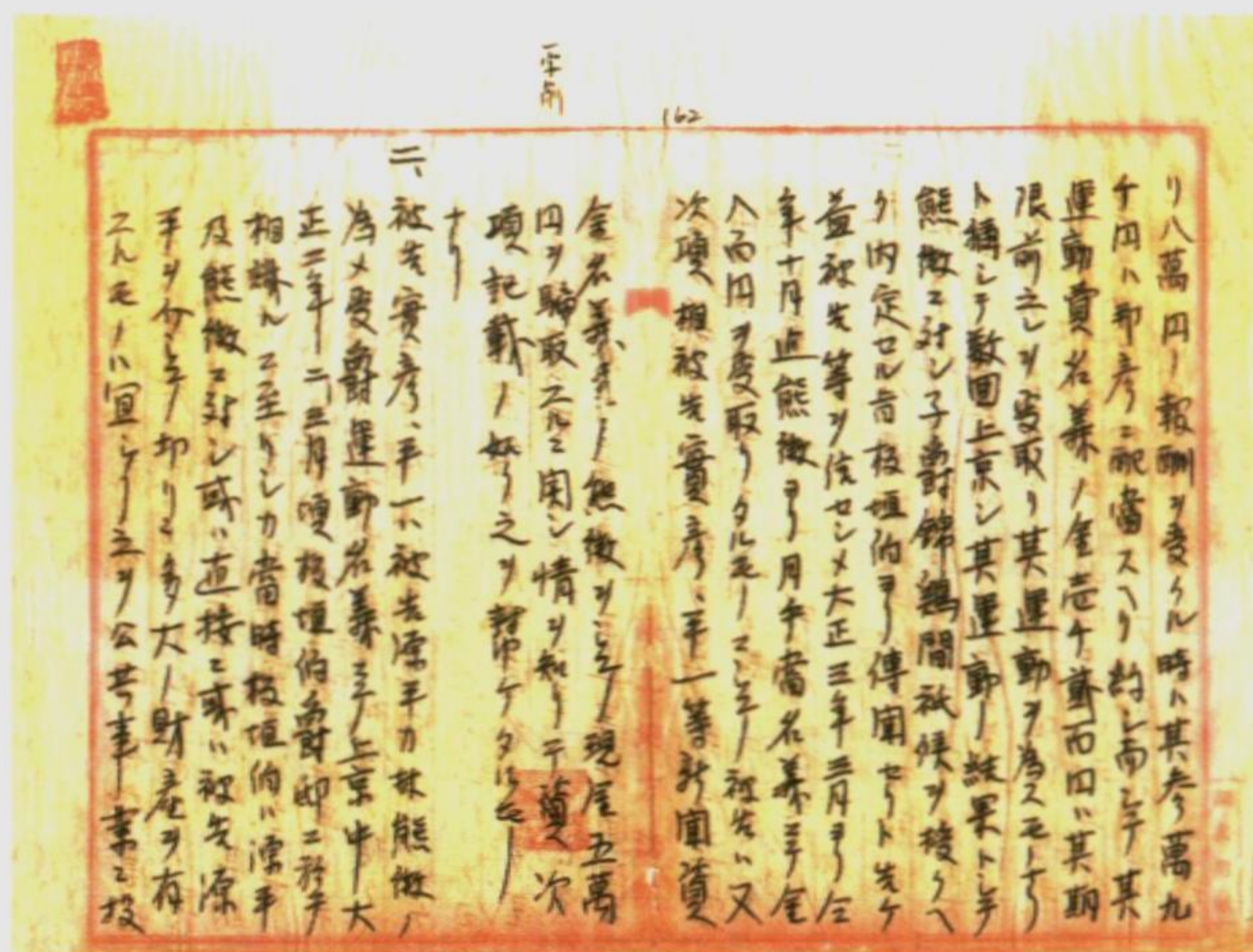


圖8 判決書之3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9210170163)

三、法曹無力嘆唏吁

回顧這一段紀錄，同為臺灣人心中有著淡淡的愁緒。以林熊徵當時的身分，只因身在資訊閉塞的殖民地以及言語上的不自由，竟不得不任由不入流的日本內地人以及不能信任的翻譯人員擺佈，以致被騙了巨款。若有資訊管道，他應該可以得知殖民地人民要辦理敘勳、授爵，先決條件是要通過臺灣總督府審核並辦理上報手續。而林氏或許會對授爵成功寄與極大期望，是因為能得到板垣退助伯爵的盡力，實則基本上他是主張民權者，華族對他而言是屬於特權階級，板垣氏心理上是排斥的，所以他才會提出「華族一代論」的說法。相信對

林熊徵授爵是不致盡全力促成的。反而他還想要林熊徵往實業發展，購買自己原所屬高知藩主山內家在橫濱的海埔新生地，以從事倉庫業奉獻國家呢！

不過，林熊徵面對的佐藤源平確是個八面玲瓏的人物，從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可看出，他原是稅關職員後轉入專賣局，在此處退官辦理請領退休金，之後竟能再到鐵道部任職又再辦理退休。同時他也對利益追求不遺餘力，在臺灣北部、東部多處取得礦權，在設立同化會時，他也不忘和其他2位日本人申請在臺灣中部取得數百甲的原野地。而在同化會設立前後，為取得臺灣人的信任，以有利發展組織，曾將原先預定擔任同化會副總裁，曾在明治28（1895）年來臺灣擔任近衛師團參謀長當時已為陸軍大將，得以隨侍大正天皇的鮫島重雄，將同化會意旨告知大正天皇，天皇也表嘉許的文件發布於大正3年7月20日出刊的臺中新聞，並將原文件給臺灣人王學潛閱覽，以致被法院以對天皇「不敬罪」起訴，事後終得以免訴釋放，是亦可見此人手段靈活的一面。

林熊徵經此事件，似乎對異日發展並未帶來任何影響。直到大正時期結束，為慶祝在昭和3（1928）年舉行的即位大典，臺灣總督府正式陳報中央，請給與臺灣人林熊徵及辜顯榮2人授與爵位，就機會而言這是臺灣人距離爵位最近的一次，可惜最終並未能成真。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雙溪庄「魚行」地名補釋

文／劉澤民

一、「魚行（ㄊ一ㄣˇ）」或是「魚行（ㄈㄨˊ）」？

雙溪庄「魚行」位於今新北市雙溪區東部，在台灣算是少見的地名，只有今臺北市木柵區萬興里有「魚衡仔」、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及宜蘭縣礁溪鎮吳沙村有「魚巷（仔）」地名。¹初次看到「魚行」地名的人，難免會問是「魚行（ㄊ一ㄣˇ）」或是「魚行（ㄈㄨˊ）」？

唸成「魚行（ㄊ一ㄣˇ）」，在文字發音上也是常見的，如孟浩然〈萬山潭作〉詩有「魚行潭樹下，猿掛島藤間。」王建〈題金家竹溪〉詩亦有「池面魚行不怕人」。宋彭元遜〈菩薩蠻〉詞內亦有：「花動見魚

1 臺北市木柵區萬興里的地名為「魚衡仔」，陳國章認為同「魚桁仔」。苑裡的魚桁陳國章則記載為「魚巷」，解釋為通往漁場的小道。參見陳國章著，《臺灣地名辭典》，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民國93年，頁321。但苑裡的魚巷，經於當地訪查，確實是當地有魚杭，說是通往漁場的小道，應可商榷。

行」。但是當地人都說是「魚行（ㄈㄨˇ）」，到底魚行如何得名？網路上有人說：「這個地方叫做「魚行村」，滿特別的地名，是魚多到會在路邊走路嗎？看了英文的地名，那個字念的是「商行」的「航」音，大概這裡以前有人在賣魚吧！」這是一般人看到這個地名的直覺。其實不止現代一般人有此誤解，連民國49年《臺北縣志》也說「昔日地當臺北往噶瑪蘭孔道，設魚市於此，故名。」²而此種顧名思義式的解釋，最早源於明治31年（1898年）的《臺灣地名解（全）》，關口長之也做同樣的解讀，認為「魚行是賣魚店，因為附近產魚類。」³

其實不只是臺灣有魚行地名，中國大陸也有魚行地名，最早見諸於地方史料有「魚行」這一地名的是明代泰州志。明《（萬曆）泰州志》〈疆域〉中就有「魚行莊」的記載。據嚴爾碧推斷「魚行」地名最早出現於南宋端平（1234至1236年）年間，最晚於明洪武25年（1392年）。泰州的「魚行」地名起源，有兩種說法，其一云：此地之所以被稱作「魚行」，是因為泰州城北有著大片的水面，當地鄉民大多以打魚為業，凡運往泰州城的魚貨，均得由此地的若干魚行經手，故名之。其

2 盛清沂總纂，《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臺北縣：臺北縣文獻委員會，民國49年，頁28。

3 關口長之等編，《臺灣地名解（全）》，明治31年，頁99。

二云：過去，來泰州之遊民其中有做生意者均被驅趕至城北餘地三面環水的草灘上落腳。時間一長，餘地形成棚戶區，來此落腳做小買賣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經營的行當既多又雜，有些人就連自己從事什麼行當本人也說不清楚。餘行原本是他們對自己從事行當的自嘲，後來演變成對居住地的代稱。「餘行」變成「魚行」是以訛傳訛的結果。由於地方史料沒有確切的記載，對於魚行地名由來的兩種說法真實性均無法考證。⁴

嚴爾碧一文並引泰州詩人康發祥詩曰：「趙公橋畔柳絲絲，橋過魚行土地祠；夾岸網師停蚱蜢，滿船紅日映鷗鷺。」並說康發祥對此詩有註釋：「魚行乃捕魚之地，兩岸多泊漁舟。」此一「魚行乃捕魚之地」之註釋，似乎已說明「魚行」地名起源，但可惜該文對於「魚行」並無具體概念，終至未能有真確的起源解釋。

二、魚行地名源自捕魚的「魚箔」

大陸的「魚行」地名起源或許有他種說法，但對於臺灣新北市雙溪區「魚行」地名的起源，檢視臺灣相關文獻，依年代先後之記載如次：

- （一）大正14年（1925年）《雙溪庄管內概況》：「魚行一詞，始自造桁捕魚之義，見於當地河川，久

⁴ 參見嚴爾碧，〈三里魚行曉市開〉，《泰州晚報》2月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3e6400100gkzy.html，查詢時間101年10月2日。

而轉用為當地之名。」⁵

(二) 民國67年《臺灣舊地名之沿革》：「魚桁仔 今臺北縣雙溪鄉魚行村之一部分，在雙溪河南岸，地近雙溪、貢寮二鄉界，地名起源於往昔在此置捕溪魚工具魚桁之處，故以名。日據時期改稱音同義異之魚行。」⁶

(三) 《新北市鄉土百科》：魚桁仔，魚桁，為竹編的魚簍，又稱魚行、魚市、魚杭或魚簍，是一種捕魚的大型工具，類似定製（應為置）網，此地因瀕臨雙溪，先民在雙溪河段以魚桁捕魚蝦而得名。⁷

(四) 內政部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魚杭，別稱魚行、魚桁、魚簍。一稱魚市、一稱捕魚的工具（大型的），據游先生（游金發）所述魚桁是一種魚具，類似定製（應為置）魚網，是用來捕魚的工具，原來此處的雙溪河段設有「魚桁」這種

5 轉引自，唐羽，《雙溪鄉志》，臺北縣雙溪鄉：雙溪鄉公所，民國90年，頁226。

6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9年，頁352。

7 新北市鄉土百科，魚桁仔。<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VyBxvKS4YAcJ:db.ntpc.edu.tw/NewTaipeiCity/content.aspx%3FEntry%3D985+%E9%AD%9A%E6%A1%81+%E5%9C%B0%E5%90%8D&cd=1&hl=zh-TW&ct=clnk&gl=tw>，查詢日期101年9月26日。

捕魚工具，故名之。」⁸

(五) 民國100年《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魚行村」的古老名稱，在以前是用「魚桁仔」這種寫法，「魚桁」指的是一種竹編的大型簍具，架設在溪流中用於捕捉魚蝦的陷阱。⁹魚行舊名魚桁、魚簍，因早期設有魚桁的捕魚工具而得名，由於三貂社具有漁業生產技術，因此該魚桁很有可能是三貂社所設置。在嘉慶19年（1814年）的一份開墾契約中，該地原為三貂社土地，因社眾無法墾耕，故由三貂社土目五合陞己等招來漢佃鄭賢前來墾耕，當時「魚簍」地名已出現在墾契內；之後在嘉慶21年（1816年）的一份開墾契約中，亦是招來漢人鄭賢前來墾耕，當時則註記為「魚杭」；嘉慶24（1819）年的另一份開墾契約中，則是繼續招來漢人莊偃、簡宋前來墾耕，而當時契約上的註記則是「魚桁過溪」。道光16年（1836年）成書的《淡水廳志》中，已有魚桁仔庄的紀錄；日治明治37年（1904年）的《臺灣堡圖》中，則記載為同音不同字的魚行，自此沿用

8 內政部，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魚杭，http://placesearch.moi.gov.tw/portal_m9_page.php?button_num=m9&cnt_id=3625&q_county=&q_township=&place_type=&keyword=，查詢日期101年9月26日

9 Jennifer之家，〈雙溪一丁蘭古道〉，<http://www.yougoipay.com/jennifer/Travels5/t122.htm>，查詢日期101年9月26日。

至戰後成為本村村名。

以上5種說法都是一致的，地名起源於往昔在此置捕溪魚工具魚桁之處。第1、2種說法最為簡單，並未提及「魚桁」是什麼樣的捕魚設施，所以沒有可議之處，只是讀者很難想像「魚桁」圖像。而第3、4種說法除解釋地名起源，更嘗試說明捕魚設施為何？似乎兩者出處相同，但都不甚了解「魚桁」，所以說「魚桁，為竹編的魚簍」、「是一種捕魚的大型工具，類似定製網」，顯然是沒見過「魚桁」。

第5種說法對於「魚桁」的概念亦同於第3、4種，只是對於「魚行」地名的演變做了深入的研究，從嘉慶19年（1814年）的「魚簍」，到嘉慶21年（1816年）的「魚杭」，再到嘉慶24年（1819年）「魚桁過溪」，道光16年（1836年）已有魚桁仔庄，明治37年（1904年）則記載為「魚行」。對於「魚行」地名的演變，可說是最周延完整的說法。

三、「魚桁」圖像的呈現與地名變化的補釋

本文名稱用「補釋」2字，即是針對《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之說法進行補充，或可在該辭書出版之前，提供些許的地名演變資料。

從「魚簍」、「魚杭」、「魚桁」、「魚行」一系列演變過程，「魚簍」、「魚杭」都是孤證，「魚

桁」例子最多，「魚行」是最晚出現。但從四個名字的變化，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4個地名是同音不同字的演變，閩南語發音都是杭（ㄏㄤˇ）；二是，4個地名的書寫是由繁到簡，也就是說最早的「魚篴」是最接近地名原義，但因時間遞衍，後來的人不明地名的意義，所以以同音字代替，最變成以最容易寫的「魚行」。

本文嘗試從古文書、契抄中，理出魚行地名的變化，共有「魚篴」、「魚杭」、「魚桁」、「魚衡」、「魚行」5種，詳如下表。34份有魚行相關地名的古文書及契抄中，嘉慶19年（1814年）的魚篴仔及嘉慶21年（1816年）的魚杭仔，都是孤證。而「魚桁」從嘉慶24年（1819年）出現後，一直到光緒18年（1892年），共有23個例子。至於「魚行」，則從咸豐10年開始出現。

表一：清代嘉慶至日本明治35年（1902年）臺灣古文書契抄中魚行關係地名一覽表

	名稱	出現年代	契名
1	魚溪仔	嘉慶19年(1814年)	三貂社土目五合陞己等立給墾批字 ¹⁰
2	魚杭仔	嘉慶21年(1816年)	三貂社土目五合陞己全番耆立給墾批字 ¹¹
3	魚桁過溪	嘉慶24年(1819年)	三貂社土目五合陞己全耆番立給山林埔地懇批字 ¹²
4	魚桁溪東庄	嘉慶25年(1820年)	許天奇等立杜賣盡根圳份埔地契字 ¹³
5	魚桁溪東庄	嘉慶25年(1820年)	魏德和等全立合約字 ¹⁴
6	魚桁仔	道光2年(1822年)	楊林氏立杜賣盡根契 ¹⁵
7	魚桁溪東庄	道光3年(1823年)	魏阿龍立杜找洗田契字 ¹⁶
8	魚桁溪東庄	道光4年(1824年)	陳志仁全立鬮書合約字 ¹⁷

10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42320620382。本件契字《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引自高賢治《大臺北古契字》，而該書是引自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第95頁。

11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760010216。

12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73。

13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36_01-0001。

14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37_01-0001。

15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29。

16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38_01-0001。

17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39_01-0001。

9	魚桁溪東庄	道光5年(1825年)	魏福應立杜找洗盡根田契字 ¹⁸
10	魚桁仔	道光7年(1827年)	詹讚兄弟等立杜賣盡根山林埔地契字 ¹⁹
11	魚桁溪東庄	道光8年(1828年)	簡觀壽等立分圖業 ²⁰
12	魚衡仔庄	道光9年(1829年)	簡宋立出歸就墾批山林埔地字 ²¹
13	魚桁	道光30年(1850年)	趙清祿立杜賣盡根絕水田埔契 ²²
14	魚桁仔	咸豐2年(1852年)	連瓊睿等全立憑准圖書字 ²³
15	魚桁仔溪東庄	咸豐6年(1856年)	曾冉立歸管收回銀字 ²⁴
16	魚桁仔	咸豐10年(1860年)	簡振富等全立分圖書字 ²⁵
17	魚行庄	咸豐10年(1860年)	簡意等全立合約字 ²⁶
18	魚行	咸豐10年(1860年)	簡仕坪等全立相遜合約字 ²⁷
19	魚桁	同治元年(1862年)	陳文元全力杜賣盡根契字 ²⁸
20	魚桁庄	同治5年(1866年)	簡盛右等全立杜賣盡根山林埔地

18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39_01-0001。

19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880010291。

20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49_01-0001。

21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74。

22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41_01-0001。

23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880010403。

24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42_01-0001。

25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880010368。

26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48。

27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72。

28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880010459。

			字 ²⁹
21	魚桁八股庄	同治11年(1872年)	陳榮裕等全立胎借銀字 ³⁰
22	魚行	光緒4年(1878年)	林明樹全立圖書 ³¹
23	魚桁	光緒7年(1881年)	簡元美等全立圖分合約字 ³²
24	魚行	光緒7年(1881年)	簡元杭等五房全立圖約字 ³³
25	魚桁仔	光緒10年(1884年)	簡漢水全立杜賣盡根田契字 ³⁴
26	魚桁	光緒12年(1886年)	陳桂等全立找洗字 ³⁵
27	魚桁溪東庄	光緒12年(1886年)	陳璋記等全立找洗銀字 ³⁶
28	魚桁仔	光緒13年(1887年)	簡居梓等全立圖書 ³⁷
29	魚桁	光緒16年(1890年)	林石定全立圖書字 ³⁸
30	魚桁溪東庄	光緒18年(1892年)	陳璋記等全立找洗銀字 ³⁹
31	魚桁	光緒24年(1898年)	連錕瀛等全立圖分合約字
32	魚桁	明治34年(1901年)	簡發成等全立圖約字 ⁴⁰

29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880010335。

30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43_01-0001。

31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880010525。

32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55。

33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61。

34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42320620383。

35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524_01-0001。

36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44_01-0001。

37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39。

38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49。

39 國家文化資料庫，宜蘭縣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cca100051-hm-od_1645_01-0001。

40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31。

33	魚桁	明治35年(1902年)	何梅立杜賣盡根水田山埔契 ⁴¹
34	魚桁	明治35年(1902年)	簡漳夏等仝立杜賣盡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 ⁴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魚筴」二字為地名，只此一例（如圖1）。「魚筴」的原義為何？筴，胡公切，音洪。筴有三義，一曰引水；二曰竹木為束；三曰取魚具。《正字通》取魚具。查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晉時錢唐。有人作筴。年取魚億計。號萬匠筴。陸龜蒙〈寄吳融〉詩有「到頭江畔尋漁事，織竹中流萬尺筴」句。⁴³明朝楊慎曰：「筴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洪加竹為筴。蓋以竹為魚梁。」⁴⁴而古籍中記載石絕水為梁。如《詩經》〈衛風〉有「在彼淇梁」之句、〈小雅〉有「胡逝我梁」之句，都是指魚梁，堰水為關空，承之以笱，用以捕魚。「魚梁」，日本人稱為「魚築」（如圖2），即是下段所說的「魚杭」。⁴⁵

41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760010212。

42 《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23。

43 《全唐詩》卷624陸龜蒙〈寄吳融〉詩：「一夜秋聲入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煙華上，淅淅疏簾雨氣通。君整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筴。」

44 參見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卷8，東京市：大修館書店，昭和61年修訂版第7刷，頁827。

45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471冊第22件〈基隆廳廳令第八號河川漁撈取締規則ノ件〉第1頁，典藏號000014710220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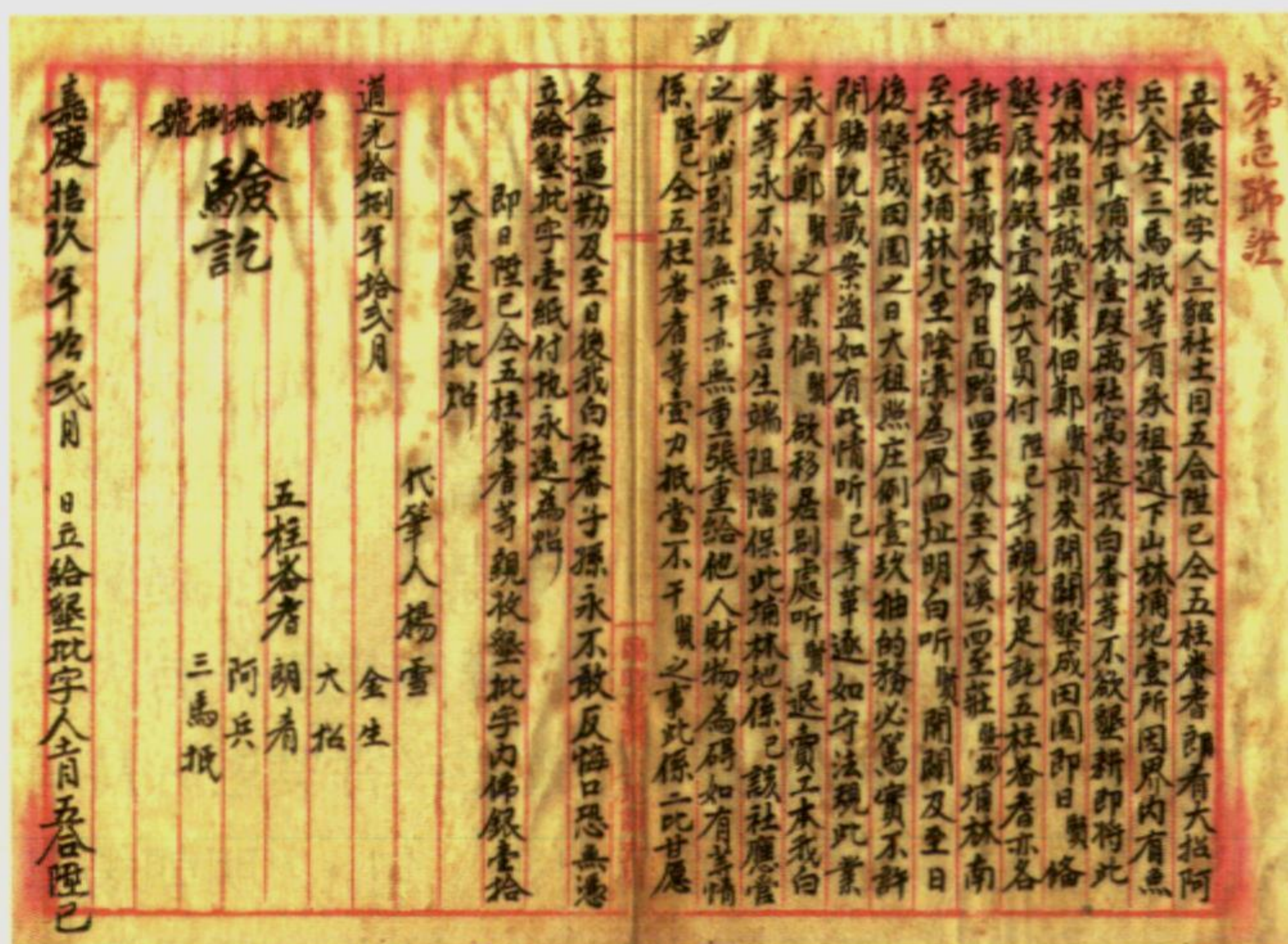


圖1 首次出現魚漢仔地名之契抄（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 000042320620382）



圖2 日本最上川現今的魚梁（即魚杭），Spyle 135攝，引自 ja.wikip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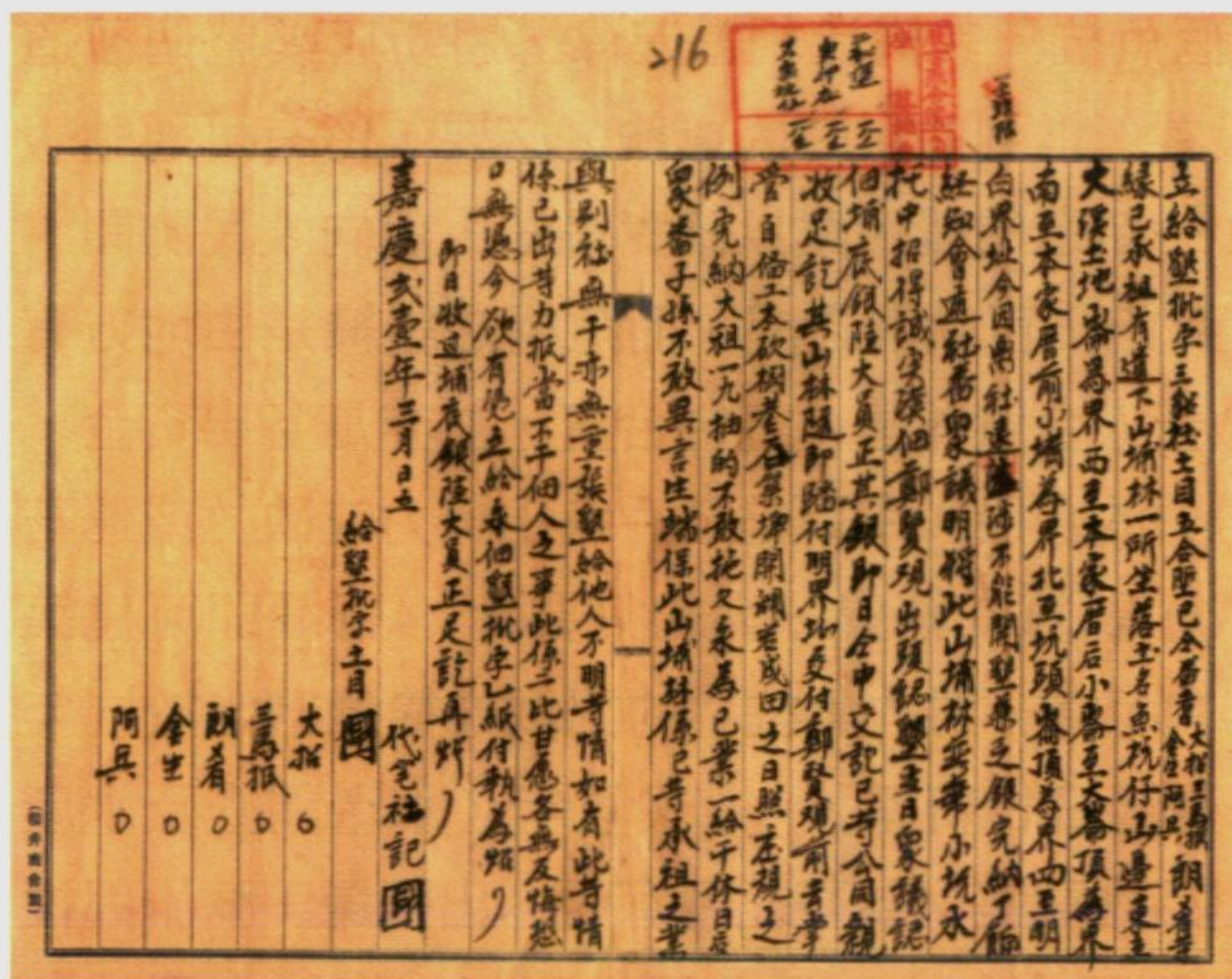


圖3 首次出現魚杭地名之契抄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760010216)

以「魚杭」二字為地名，清代只有一例（如圖3）；但明治31年《臺灣日日新報》也有該「魚杭仔庄」的報導。⁴⁶查「杭」字，《唐韻》與航同義，另有「渡」的意思，也有「船」的意思，但並無與「筴」相同之義。⁴⁷惟查明治30年1月萱場三郎的〈淡水河漁業調查ノ為萱場三郎出張復命書〉，有關河川漁業調查則有「魚杭」，內容為「魚杭，即是築，從新店街以迄上游曲尺約1里餘（筆者案，日里一里約4公里）之內，

4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4月29日日刊第4版〈執行死刑〉。

47 參見諸橋轍次編，《大漢和辭典》卷6，東京市：大修館書店，昭和61年修訂版第7刷，頁169。

就設有5個魚杭。其構造相當宏偉，將新店溪整個河道攔住而設置。惟到曲尺時因運輸之必要，留有可通舢舨的河道。…新造的費用難以確實得知，但向人民詢問，稱要1千到1千5百餘圓之間，而魚桁之組織是由地方有力家族數十人合資興建，名為合資，並非是各出資金，而只是勞力的合股，所以是各戶各出勞力或砍竹或運石建造而成，試算其經費，大約只要3、4百圓即可建築完成。」⁴⁸而這一則「魚杭」的記載亦摘錄刊出於同年2月的《臺灣日日新報》。⁴⁹又同年〈水產調查及水產博覽會出品物買集ノ為臺北縣管內へ出張鎌田彌十郎復命書〉也說明「魚杭」是曲尺庄到新店街的大型捕魚設施。萱場三郎還詳細畫出魚杭的構造圖（圖4），又〈漁業許可ニ依ル公用水面使用料額決定〉之件⁵⁰，也有魚杭的側視圖（圖5），讓後人對於「魚杭」能有詳細的瞭解。

48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4516冊第9件〈淡水河漁業調查ノ為萱場三郎出張復命書〉第11頁，典藏號000045160090273。

49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0年2月20日日刊第3版〈魚杭〉。

50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5524冊第4件〈漁業許可ニ依ル公用水面使用料額決定〉第8頁，典藏號00005524004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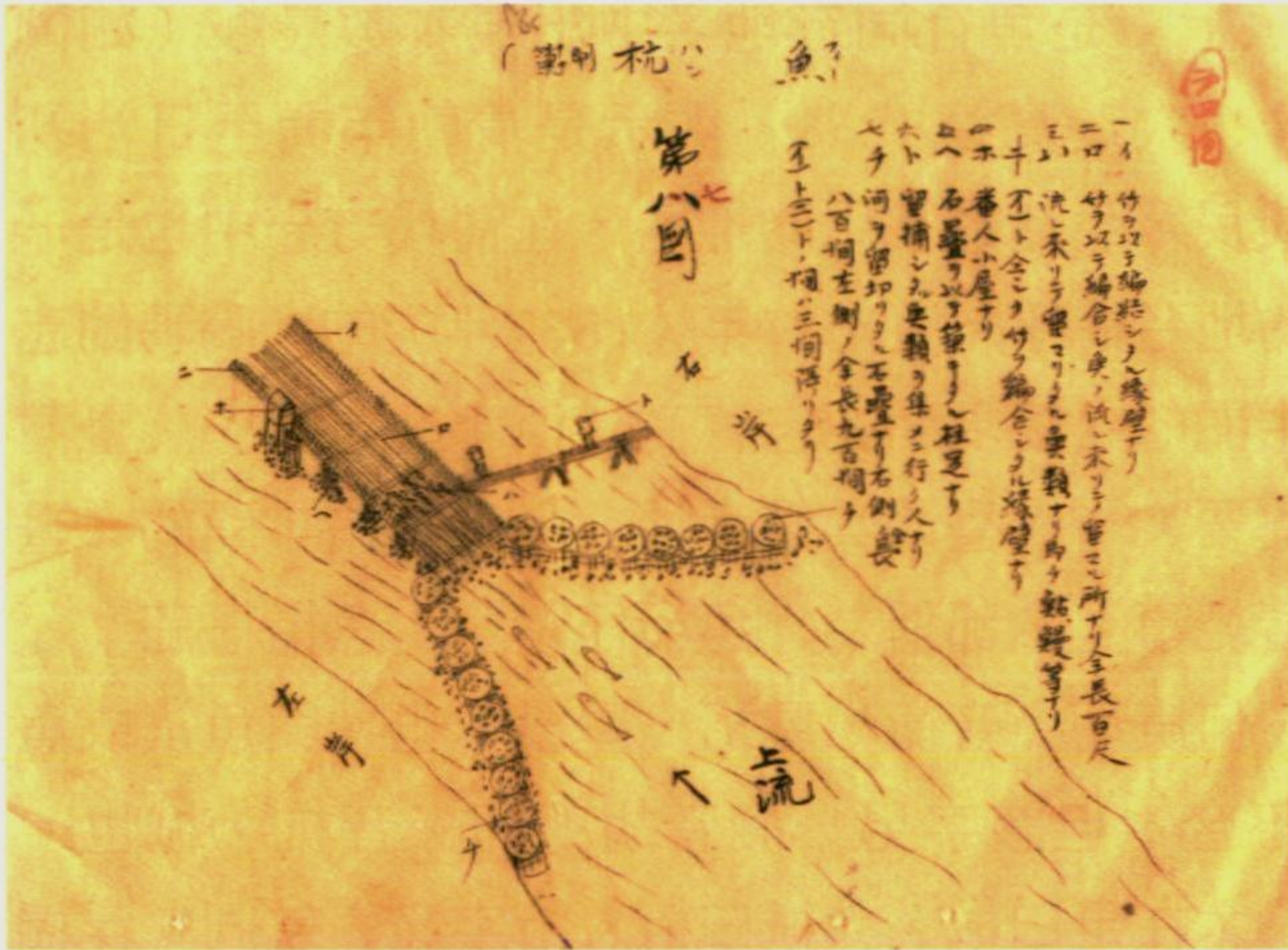


圖4 魚杭構造俯視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45160090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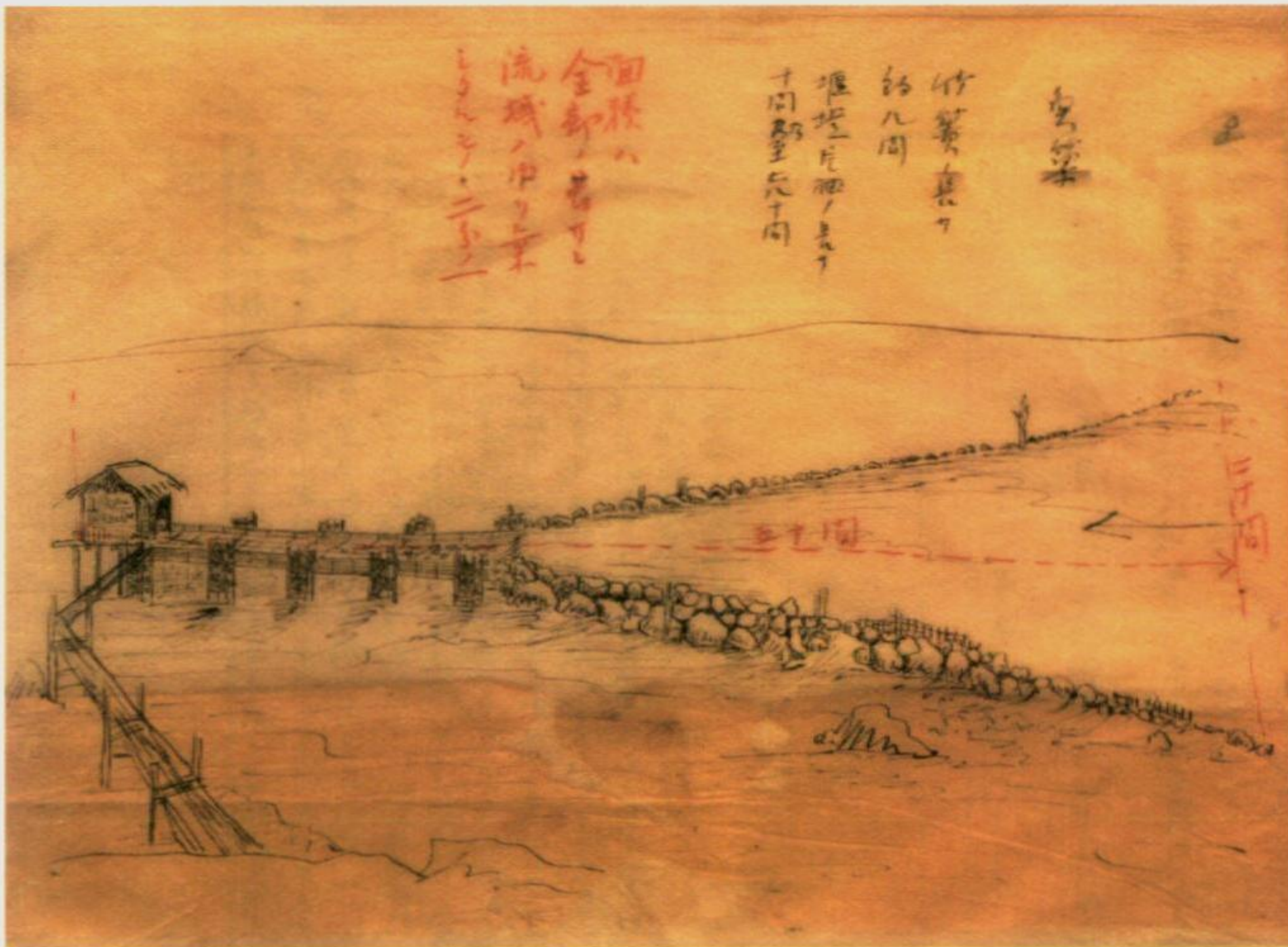


圖5 魚杭構造側視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5240040061)

「魚桁」是魚行同音地名中出現次數最多（如圖6），達28次，高達82%，顯示是清朝年間至日治初期，一般民眾生活最常用的地名，在清代方志中也是一致使用的地名稱呼。道光17年（1837年）的《噶瑪蘭志略》、中間的《噶瑪蘭廳志》、《淡水廳志》、《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兵備手抄》，到光緒年間的《臺灣生熟蕃紀事》，都稱為「魚桁仔」、「魚桁仔莊」。查桁字，何庚切，音衡，屋桁，屋橫木也。與魚筴或魚杭之義不合，但該字另一發音胡郎切，音杭。械也。【類篇】木在足曰械，大械曰桁。桁字又與航同。浮橋也。就此種意思，勉強與魚筴或魚杭之義沾上一點邊。



圖6 首次出現魚桁地名之契抄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73）

魚衡，此地只出現1次。但在道光19年（1839年）、道光27年（1847年）、同治10年（1871年）、光緒9年（1883年）、光緒15年（1889年），文山堡陂內坑庄都有土名「魚衡仔」⁵¹，而此「魚衡仔」在同治11年（1872年）有「魚行仔」⁵²、光緒2年（1876年）有「魚桁仔」的同音地名。⁵³加上「衡」字，在《毛詩古音攷》作音「杭」，故陳國章認為兩者是同音異寫。但王松堂《台北市木柵區境內登山略圖簡述》一書中，以象形的方式來解釋，認為，衡字之意義，行字代表兩邊竹籬，魚在中央，代表魚擱在木排上，故此捕魚法，叫做魚衡仔。⁵⁴王松堂對魚行構造並以圖畫顯示，但筆者認為其解釋過於牽強，還是要回到陳國章所說，只是魚桁地名的一種同音寫法而已。

魚行，在古文書契抄中，分別見於咸豐10年

51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5581冊第1件〈臺北廳開墾地業主權認定方認可申請ノ件〉第468頁，典藏號000057260010195道光19年劉再添立杜賣盡根契字、000057100010145道光27年高派選等全立杜賣盡絕根契字、000057260010189同治10年陳馥記全立分管山場合約字、000057260010193光緒9年楊顏等立囑咐圖分合約字、000057240010140光緒15年高周氏立囑書字。

52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5724冊第1件〈開墾地業主權認定方ノ件〉第146頁，典藏號000057240010154同治11年魏長別立杜賣盡根契。

53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5581冊第1件〈臺北廳開墾地業主權認定方認可申請ノ件〉第468頁，典藏號000055810010470光緒2年高標印等全立山場分管約字。

54 王松堂撰述，《台北市木柵區境內登山略圖簡述》，張炎虎印贈，民國72年8月初版，頁24。

(1860年)(如圖7)、光緒4年(1878年)及7年(1881年)，共有4次。而最早的「魚行仔」字樣，則出現於道光元年(1820年)姚瑩的〈臺北道里記〉。但姚瑩畢竟是外地人，原籍桐城，路過此地赴噶瑪蘭出任通判，他記載的「魚行仔」，應該是外地人聽到該發音而以同音比較簡單的文字記載下來。而本段前述「魚行仔」，也應該是同音簡化的少數例子，但主要的文字記載仍都是「魚桁」。



圖7 首次出現魚行地名之契抄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57250010548)

四、從魚桁莊到魚行庄

前述《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表30-2雙溪鄉行政沿革表載，光緒13年（1887年）為魚桁仔庄，明治34年（1901年）為基隆廳頂雙溪支廳下之「魚行庄」。⁵⁵又載「清光緒13年（1887年）本村隸屬於基隆廳。日治以後，明治28（1895）年改制為臺北縣基隆支廳；明治30年（1897年）廢支廳置辨務署，隸屬於臺北縣頂雙溪辨務署；明治34年（1901年）改制基隆廳頂雙溪支廳魚行庄、丁仔蘭庄；明治42年（1909年）改隸臺北廳頂雙溪支廳頂雙溪區魚行庄及槓仔藁區丁仔蘭庄；大正9年（1920年）改制臺北州基隆郡雙溪庄魚行、丁子蘭大字。」⁵⁶又載：「日治明治37年（1904年）的《臺灣堡圖》中，則記載為同音不同字的魚行，自此沿用至戰後成為本村村名。」⁵⁷

前段文字是該書3處的文字記載，特別是前2者，似乎是說從魚桁仔庄改為魚行庄是明治34年（1901年），但事實是如此嗎？該書表30-2是參考《臺灣總督府管內堡里街庄土名表》，應該是臺灣分館典藏之版本，所以

55 陳國川主編，《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民國100年未刊稿，頁803。

56 陳國川主編，《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頁803。

57 陳國川主編，《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頁778。

出處註明「出版資料不詳」；⁵⁸但查《臺灣總督府檔案內之〈臺灣總督府管內堡里街庄土名表〉是明治41年（1908年）之資料⁵⁹，怎能當作明治34年（1901年）之地名資料？經查閱相關檔案資料，整理如次：

（一）明治30年（1897年）臺北縣街庄長所轄區域表，頂雙溪辨務署三貂堡第一區街庄名有雙溪街、荖谷坑庄、魚桁庄三庄。⁶⁰

（二）明治32年（1899年）12月7日臺北縣基隆辨務署三貂堡第八區有頂雙溪街、魚桁庄等11庄。⁶¹

（三）明治33年（1900年）4月仍為臺北縣基隆辨務署頂雙溪支署三貂堡第八區魚桁庄。⁶²

（四）明治34年（1901年）5月14日仍為臺北縣基隆廳頂雙溪支署三貂堡第八區魚桁庄。⁶³

58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臺灣總督府管內堡里街庄土名表》，所書號0745 5。

59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409冊第9件〈總督府管內堡里街庄土名表〉，明治41年。

60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18冊第19件〈街庄社長管轄區域〉第24張，典藏號000003180190119。

61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87冊第37件〈臺北縣縣令第三十三號街庄社長管轄區域改正〉第6張，典藏號000003870370291。

62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493冊第18件〈明治三十三年臺北縣告示第十八號辨務署支署並警察官吏派出所名稱位置管轄區域改正〉第13張，典藏號000004930130083。

63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611冊第49件〈臺北縣告示第七十八號弁務支署並警察官吏派出所名稱位置管轄區域改正〉第14張，典藏號000006640330136。

(五) 明治34年(1901年)11月29日則為基隆廳頂雙溪支廳三貂堡第八區魚桁庄。⁶⁴

(六) 明治36年(1903年)10月26日則為依據基隆廳令第16號(如圖8-1、2、3)，將魚桁庄改為魚行庄，屬基隆廳三貂堡第八區，下轄有頂坪、公館、八股、內厝、登子蘭坑口、乾溪仔口、礁溪子、乾溪子、新店坑仔內、粗坑子、魚杭子、坑子內、頂坑13個土名。⁶⁵

64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664冊第33件〈基隆廳告示第三號警察官吏派出所位置管轄區域ノ件〉第3張，典藏號000006640330136。

65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825冊第16件〈基隆廳廳令第十六號街庄長管轄區域改正ノ件〉第1張，典藏號000008250160111。雖然第16號廳令已將魚桁庄改為魚行庄，但同年12月12日的〈基隆廳告示第百六十三號警察官吏派出所ノ名稱及ヒ位置管轄區域改定ノ件〉及次年4月9日〈基隆廳告示第六十四號廳支廳並ニ警察官吏派出所名稱位置管轄區域改定ノ件〉仍寫作魚桁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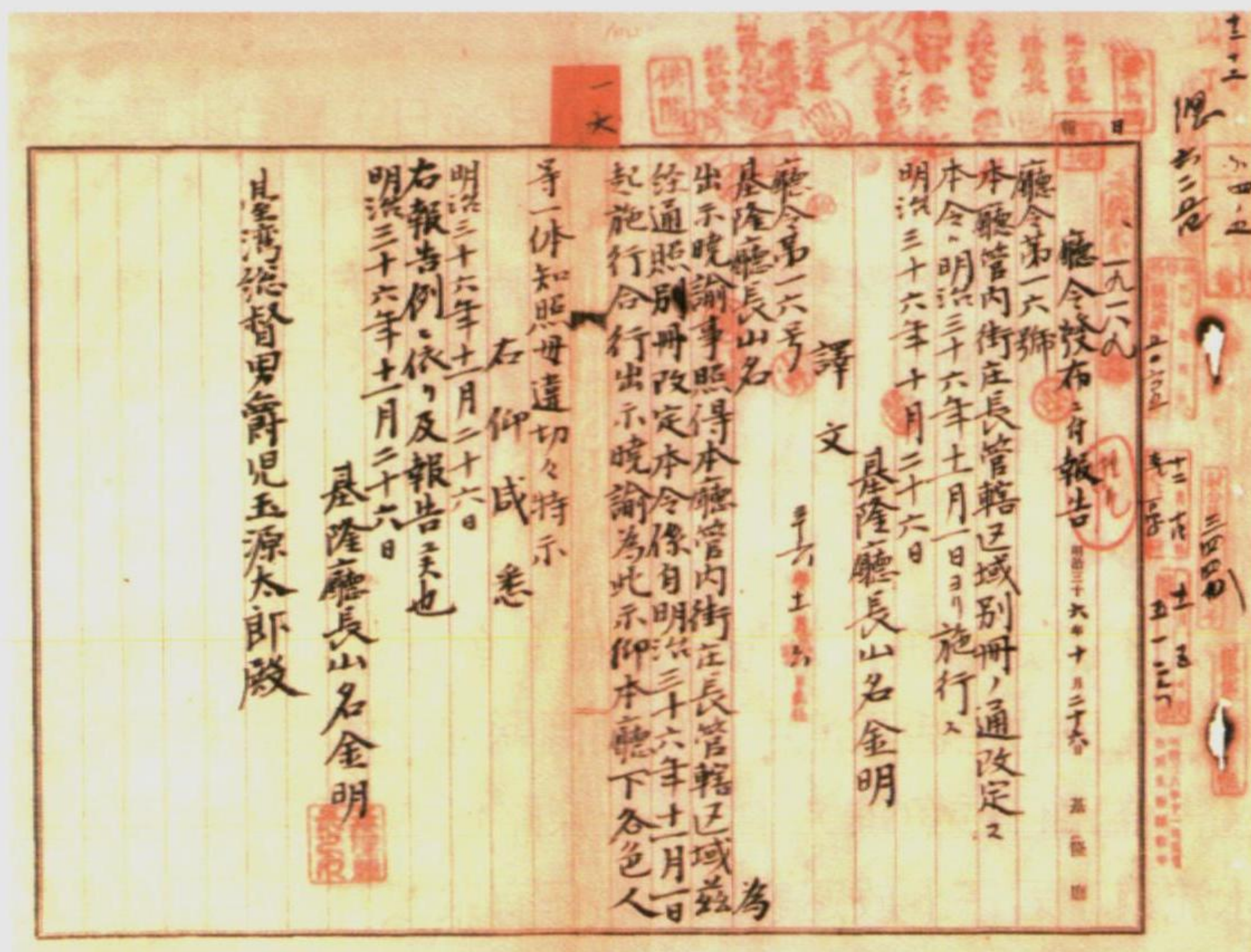


圖8-3 基隆廳令第16號管轄區域改定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08250160111）

（七）明治38年（1905年），屬於基隆廳頂雙溪支廳頂雙溪區庄長役場（將原第8區及9區合併），仍名魚行庄，其下仍有前述13個土名。⁶⁶

（八）明治41年（1908年）的〈總督府管內堡里街庄土名表〉內，仍屬基隆廳，仍稱魚行庄，下仍有13

66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066冊第5件〈基隆廳街庄中管轄區域並二名稱改正ノ件〉第3張，典藏號000010660050048及第1069冊第5件〈基隆廳廳令第五號街庄長管轄區域及七名稱改定ノ件〉第2張，典藏號000010690050037。

個土名。⁶⁷

(九) 明治42年(1909年)10月25日，屬台北廳三貂堡魚行庄。⁶⁸

從以上資料整理，得知日治時期官方對魚桁或魚桁仔之改名，實始自明治36年基隆廳所為，而非如《臺北縣地名辭書期中報告》所載，改於明治34年。

伍、結語

不管是魚筴、魚桁、魚衡、魚行，都曾經鮮活地活在先民的生活記憶中。如桃園縣龜山鄉的閩南語歌謠〈一條路仔透魚筴〉⁶⁹：「一條路仔透魚筴，魚筴行盡水流東；君仔卜放逐家放，君仔有某娘有翁。」而更久遠的孟浩然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句⁷⁰。只是年代久遠、生活方式改變、自然資源遭到破壞，魚桁已從人們記憶消失。

現代人不知道從魚筴、到魚杭、魚桁、魚衡到魚行的演變，採用顧名思義直覺式的解釋，就有可能造成

67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409冊第9件〈總督府管內堡里街庄土名表〉第25張，典藏號000014090090025。

68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1468冊第3件〈府令七十五號廳位置及管轄區域發布ノ件〉第2張，典藏號000014680030042。

69 胡萬川總編輯，《龜山鄉閩南語歌謠（五）邱陳女專輯》，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民96年出版，頁36。

70 見孟浩然《與諸子登岷山》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錯誤。本文內容已將魚桁的形象補充，並列出魚簔、魚杭、魚桁、魚衡、魚行地名出現的年代及其意義。最後並澄清「魚桁」似為清代官方認定之地名，至日治初期官方仍使用「魚桁」地名，到明治36年（1903年）官方才將「魚桁」地名改為「魚行」，也就是說「魚行」二字正式成為官方認定的地名，不過110年。

（劉澤民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副館長）

萍水相逢水裡坑的詩人： 集萍吟社

文／圖 蕭呈章

清領時期移墾社會的臺灣，歷經祖輩、父執輩艱辛拓墾，經濟上日趨穩定，子弟得以入「家塾」、「社學」，禮聘名師宿儒教誨，熟讀四書五經與八股文，期盼寒窗苦讀，一朝躍龍門光耀門楣，大陸原鄉與臺灣新家園同感榮耀，所以，苦讀經論熟稔八股文以求取功名，為文人的晉身階，當時的「社學」依附「書院」，成為文學社團¹，平日「社課」互相切磋學習，精進學識期科舉及第功成名就。

甲午戰後，清廷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受政權改隸的政治社會影響，殖民政府不再以科舉取士，文人失去奮鬥目標，或返籍原鄉、或開館授徒、或遁隱山林。乃藉古典詩之吟詠維繫漢文化之綿延，平日則以文會友切磋詩文、沉溺詩韻抒發心緒及互

1 陳振盛總編輯：〈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南投市：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民國98年，頁75。

通聲訊。²另殖民政府基於籠絡文人，設「揚文會」延請日本漢詩人唱和，因此，漢語古典詩學社團應運而生，詩社在臺灣全島蓬勃發展，蔚為當時的文學現象。

日據時期隸屬臺中州的南投郡、竹山郡、新高郡及能高郡，詩人結社並不因處內山而受影響，³境內較活躍的10大詩社：南陔吟社、東洲吟社、碧峰吟社、彬彬社、青年吟會、篁山吟社、集賢吟社、集萍吟社、櫻社及梅社，如雨後春筍，吟誦之聲不絕於耳，名詞佳句傳之後世。

集萍吟社創立於昭和16年（1941年）集集街水裡坑，是南投縣境日據時期最晚成立的詩社，但卻是水里鄉第一個詩社。⁴社員可考者有蕭紹弓、邱榮習、謝源榮、許文典、周耕澤、吳氏玉、另有荊珍、小澤（原姓名不可考）及臺中縣清水鎮詩人蔡梓舟（說劍）等10餘人，重要者為謝源榮（天澤）與先祖父蕭紹弓（鏡雲）。詩友之共同點在於皆因萍水相逢客寓水裡坑，故以「集萍」為名。詩友定期聚會於蕭紹弓在水裡坑民族街所開設的鏡雲中醫診所切磋詩文，或拜訪名山麗水尋

2 陳哲三總編纂：〈集集鎮志〉。南投縣：南投縣集集鎮公所，民國87年，頁925。

3 陳振盛總編輯：〈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南投市：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民國98年，頁131。

4 陳振盛總編輯：〈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南投市：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民國98年，頁138。

覓詩意，或相互酬酢登訪耆宿，以文相交唱和風雅。

集萍吟社在成立翌年之昭和17年（1942年）曾以「新高攬勝」為題⁵，以集集街獨有之玉山積雪、高山雲海、明潭風光、濁水激浪、老檜參天等自然景觀為創作素材向全台徵詩。透過詩人的巧筆與吟詠，化美麗的山水成數百首動人詩篇，可惜的是歷經戰亂與光復初期的政治氛圍，「新高攬勝」主題詩篇暨其他詩稿散逸，苦尋無著，令後人遺憾⁶。

集萍吟社成立於日據晚期、時間不長、成員來自外地，所留資料較闕如，因此，《南投縣志藝文篇》及《集集鎮志》敘述篇幅有限，社員之詩文則散見於昭和16年（1941年）至昭和18年（1943年）《詩報》等漢詩刊物，昭和17年（1942年）8月18日《詩報》曾刊載蕭紹弓及蔡梓舟（說劍）等9人，以〈集萍吟社小集〉為專題之詩作，詩中敘述以文會友的盛況與吟詠詩詞的歡愉，蕭紹弓於詩中說：

雅韻清新會一堂。尼山道範斗文光。從茲結社同萍
集。彩筆花開墨瀋香。
春風化雨喜堂堂。一線斯文旭日光。滿座高朋成雅
會。千秋致美筆花香。

5 陳振盛總編輯：〈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南投市：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民國98年，頁138。

6 先祖蕭紹弓於民國57年過世前口述。

蔡說劍於詩中形容，與志趣相投的詩友，相聚一堂吟詠詩文的喜悅：

有約同登君子堂。玉峰高聳好容光。我來恍怱仙源路。習習薰風草木香。

邱榮習則以萍水相逢於風景秀麗的水裡坑，結合同好推廣漢詩期許振興文化：

新開孔孟讀書堂。欲振斯文為國光。社運永同春樹茂。吟成宋艷一班香。

南北萍逢集錦堂。屆時拈雅振文光。方今興亞園黃色。趁好同敲翰墨香。

謝天澤於詩中描述，與萍水相逢的詩友，群聚一堂、美景當前，推敲詩句的雅趣，期書香永傳：

鉢韻初開响草堂。推敲共繞一燈光。客星也許來相照。璀璨人文翰墨香。

玉峰堆雪望堂堂。瑞兆融融旭日光。況復牛刀經小試。願教人物繼書香。

昭和19年（1944年），集萍吟社詩友作品少見，應是受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大觀發電廠）電力供應充足，臺灣工業產值日增，得以大量生產物資供應殖民政府軍隊的後勤，造成美軍戰情之緊張，為制敵機先，⁷發電設備成為美軍飛機轟炸破壞之

7 先父蕭鴻圖時於水里公學校任教，本敘述係其生前之經歷談。

首要目標，近發電所的水裡坑首當其衝經常必須「躲爆擊」，且一、二天就會有空襲，砲彈有時會誤投落在一水之隔的村莊，當地常有人來不及躲進防空壕而死傷，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且經常處於驚心動魄的躲警報緊張氛圍中，很多水裡坑街區之居民都「疏開」到鄉間親友家。

蕭紹弓就在這種不安的環境下，⁸中醫藥劑因性溫兼顧保健療效較緩，無法如西醫藥到病除，患者偏好新醫療科技，患者逐日減少，加以所投資的山蕉產銷在經營不善及戰爭影響，致耗盡資金，黯然結束了水裡坑的中醫診所業務，返回彰化縣社頭鄉的故居，而集萍吟社之詩友亦各自返鄉或異地謀生，集集街水裡坑「萍水相逢、以文會友」擊鉢賦詩的愉悅時光一去不復還，⁹其心境就如辛巳述懷所述：

春來景色鬧花村。惹我愁情欲斷魂。妙藥難醫心內事。林頭買酒不開樽。

世事滄桑變態新。愁腸百結總傾神。卅年未遂平生願。慚愧淮陰亦乞人。

勞勞身世幾春秋。家道未成半白頭。異地謀生書一卷。錦衣未就志難酬。

（蕭呈章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

8 先母陳月習生前口述。

9 見詩報256號，昭和16年9月22日，頁九。



圖1 集萍吟社使用之螺溪石硯

萍水相逢水裡坑的詩人：集萍吟社



圖2 昭和17年8月18日詩報278號刊載之集萍吟社小集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分館網站



舊信仰與新子弟： 雲林縣元長西樂團

文／圖 李孟勳

一、前言

筆者就讀北藝大傳藝所時，曾回雲林縣元長鄉調查南北管子弟團的情況。當年（1998年）剛好是本鄉最重要的祭典「五年到」，鄉親要去褒忠鄉馬鳴山鎮安宮請王爺。行前一個月各陣頭便如火如荼地練習，當時的南北管已經沒落，這並不意外。意外的發現是「元長樂團」為慶祝成立50週年，決定重出江湖，團員已是7、80歲的老先生。當我看到他們看五線譜，吹奏著小喇叭、薩克斯風等西洋樂器，讓熱愛傳統藝術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原因是在這個長期被污名化為「文化沙漠」、「黑道故鄉」的地方，這些穿拖鞋的「鄉民」怎麼會玩「文明」的音樂？臺灣的地方社會一定歷經了許多有待我們發掘的歷史，這背後的文化脈絡值得加以追溯與探討。

二、元長鄉的信仰與子弟團

元長鄉位於雲林縣西南，距北港鎮北方9公里處，清代稱為白沙墩，《諸羅縣志》載：「縣北各庄社往笨港必由之路。村落寫遠，多匪類出沒。康熙54年，參將阮蔡文詳請添設目兵六名。」¹咸豐3年（1853年），庄民李水田、李符等合建大廟鰲峰宮，主神是來自祖籍地泉州府南安縣芙蓉鄉的保生大帝。²每年元宵節繞境，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北港郡元長庄元長鰲峰宮保生大帝，於歷年元宵有繞境過火之例，嗣因本年元宵，春雨淋漓中止。去13日乃帝君誕生，庄民奉請帝君出廟，以各音樂團前導，赴合和、二房寮、三房寮、山子內、蔥子寮等方面繞境。³6時入廟，是夜11時頃，置千餘斤燃燒火炭於廟前，先由金勅順開路鼓、元樂社、長樂社子弟班諸同人次昇神輿。相繼過火，連續三回，其中2人

1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2005年），頁195。

2 相良吉哉編，《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年），頁238。

3 合和、二房寮、三房寮位於今元長鄉合和村；山子內、蔥子寮位於今元長鄉山內村。參見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年），頁347 - 349。

滑倒，然均無恙。⁴

昭和4年（1929年）因流行傳染病，地方頭人恭請保生大帝繞境除疫，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北港郡元長庄元長方面，本年疫病流行，小兒肺炎益多，為除疫計，該庄李哉、傅麻等諸有志，謀請鰲峰宮帝君，繞境除疫。自去5日起3夜，每夜均於7時，有該庄元樂社、長樂社、太平歌等子弟班，及獅陣等，齊集廟前，候帝君出廟，迎往合和庄、二房寮、三房寮、山子內、蔥子寮方面繞境。至1時頃歸廟。每夜前來參觀者，人山人海，異常熱鬧云。⁵

綜合以上兩則報導可知日治時期，元長鄉的子弟團有金勅順開路鼓、元樂社、長樂社、太平歌及獅陣等。其中金勅順開路鼓與北港金聲順是師兄弟的關係，元樂社和長樂社是高甲戲，太平歌是南管「元長閣」，⁶獅陣則是武館永春堂和義和堂。

而元長鄉除了保生大帝信仰外，還有一個重要的

4 〈帝君過火〉，《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17日，夕刊，第5版。

5 〈求安迎神〉，《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10日，第4版。

6 蔡郁琳，〈日治時期南管音樂與戲曲的發展〉，《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年），頁42。

祭典是「五年到」，每五年大科鄉民必須去鄰鄉褒忠馬鳴山鎮安宮請王爺回來祭拜。根據日本學者三尾裕子的研究，馬鳴山鎮安宮的祭祀活動可分為三種層次圈，第一是核心的「五股組織」，第二是遍及雲嘉沿海的「香庄」，第三則是全臺的分靈及交香廟。⁷元長鄉是屬於第二種的「香庄」。

在所有迎王爺的香庄中陣頭規模以元長鄉和土庫鎮馬光厝最為盛大，而元長因有西樂團，因此氣勢上更勝一籌。褒忠街民最期待兩個隊伍通過，據說早期因雙方為了拼場而時常發生衝突，後經協調兩地在不同日期迎王爺。

三、元長樂團的緣起與發展

元長樂團是一西式管樂團，其緣起與日治時期北港的西樂團有密切的關係。大正14年（1925年），北港西藥商李鐵發起組織「新協社」洋樂隊，成立的目的是參加朝天宮媽祖慶典的遶境活動。⁸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昭和4年（1929年）遶境前，新協社與其他14個

7 三尾裕子，〈從地方性廟宇到全台性廟宇：馬鳴山鎮安宮的發展及其祭祀圈〉，收入林美容編，《信仰、儀式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229 - 296。

8 曾萬本，《北港香火》（斗六：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4年），頁89 - 90。

團體一同受到藤黑郡守授予優勝旗。⁹

昭和6年（1931年），陳家湖¹⁰建議改名為「北港美樂帝樂團」，後來團員持續增加，部分團員另組麗聲樂團。昭和15年（1940年），慶祝日本開國2,600年，舉辦全臺吹奏樂大賽，美樂帝與麗聲合組一團代表北港郡參賽，獲臺南州初賽第一名，並代表臺南州北上比賽，與「松山福安郡」一同被譽為臺灣最佳西樂團。¹¹最興盛時期北港曾有北港樂團、麗聲樂團、新生樂團、b#輕樂團等四團。¹²

當時元長庄的行政區劃隸屬臺南州北港郡，元長的青年與北港地區的互動相當密切，也有許多人加入學習西樂的風潮。戰後，元長鄉公所接收元長庄役場留下的一批樂器，鄉公所職員組織康樂隊，配合政令宣導的需要，到各村落巡迴演出。¹³節目由李澤川、李奇龍先生策畫，元長國小校長蘇遙任編劇。¹⁴

民國36年（1947年）末成立元長樂團，團長是鄉長

9 〈北港迎媽祖第三夜〉，《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9年3月2日，第4版。

10 陳家湖，出身於笨港望族、音樂世家，曾任笨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1 曾萬本，《北港香火》，頁90。

12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一個古老港口的歷史與文化》（北港：笨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頁101。

13 蔡鴻儒，《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元長：蔡鴻儒，2011年），頁91。

14 蔡鴻儒，《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頁92。

吳仁義，主要團員有副鄉長李戊源、課長李澤川、李改等。民國37年元旦在元長戲院舉行成立發表會，演奏曲目有「軍艦進行曲」、¹⁵「雙頭鷹進行曲」、「桂河大橋」等。當天北港樂團的陳家湖也來表演小喇叭獨奏。

指導老師聘請北港麗聲樂團的蔡榮森（1921 - 2008年），平時團練地點在鄉公所。樂團的主要活動，除了擔任「康樂隊」、「文化工作隊」外，當團員遇婚喪喜慶時，也會互相幫忙，如李澤川（1927年生）結婚時，樂團一起去迎娶，相當風光。¹⁶

民國39年（1950年），鄉長吳仁義帶領元長樂團歡送第一屆入伍士兵¹⁷李祺祥到北港區署集合，準備前往部隊報到，並留下珍貴的合照。（見圖1）

隨著時代的變遷，元長樂團與其他子弟團一樣亦逐漸停止活動。直到1998年的「五年到」祭典，剛好是成立50週年，團員們決定重出江湖，到馬鳴山迎王爺。當年20幾歲的「黑狗兄」已經變成70幾歲的老先生，當年

15 日本海軍軍歌，1900年瀨戶口藤吉作曲。參見宮澤真一，〈瀨戶口藤吉—軍艦マーチの作曲者と薩摩軍樂隊・垂水市〉，《波うちぎわのSatsuma奇譚》（鹿兒島：高城書房，2009年），頁137 - 141。

16 以上根據李澤川先生口述，李孟勳紀錄，2010年6月12日於元長鄉元中路李宅。

17 1950年，孫立人將軍為了籌組新軍反攻大陸，成立「陸軍軍士教導團」，訓練一批士官階級的臺籍幹部，當時共有4,500名臺灣各地青年，或志願、或抽籤，成為教導團團員。參見蘭文里，〈比白團更鮮為人知的臺灣軍士教導團〉，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ndaip.sinica.edu.tw/content.jsp?option_id=2441&index_info_id=7064

的指導老師蔡榮森則將近80歲。

蔡榮森過世後，由北港的吳正雄接任指揮。2010年的「五年到」祭典，因老成凋謝，團員多由北港、嘉義方面的師兄弟前來助陣，甚至請回在台視樂隊的師兄弟回來幫忙。

現在元長樂團招收新團員，每週二、五晚上在元長托兒所的教室團練，傳承這超過一甲子歲月的文化資產與地方的驕傲。

四、結語

臺灣的社會，從17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進入世界的體系中，幾世紀的社會變遷，使臺灣文化具有各時代累積的重層性。

民間信仰中的子弟團，兼具了信仰、藝術、社交、經濟、娛樂等功能。音樂類型從明清時期的南、北管；到日治時期的西樂，見證了臺灣的時代流變。

從元長樂團的個案來看，可以將它放在19世紀東亞近代化的脈絡中來看。1853年，日本受到美國黑船來航的刺激，見證了西方海軍的強大，因此產生了明治維新，日本除了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外，也學習軍隊吹奏樂的組織與樂理。而臺灣在19世紀末也被納入這波近代化的浪潮，只是臺灣的地方社會將它吸收轉化成適合本土的運作模式，這正是文化涵化的結果。

（李孟勳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圖1 歡送軍士入營（1950年）

資料來源：李澤川先生提供

圖2 慶祝實施耕者有其田遊行
（1953年）

資料來源：李澤川先生提供

民國39年台灣實行土地改革，大大改善農民生活，國府慶祝實施耕者有其田遊行。



圖3 慶祝農民節大會（1955年）

資料來源：李澤川先生提供

圖4 慶祝青年節同樂晚會（1960年）

資料來源：李澤川先生提供





圖5 1998年「五年到」於馬鳴山鎮安宮康樂台表演

資料來源：李孟勳攝（1998年）

圖6 2010年「五年到」於馬鳴山鎮安宮廣場表演

資料來源：李孟勳攝（2010年）



圖7 現任團長李思賢與第一代團員李澤川先生

資料來源：李孟勳攝（2010年）

圖8 團練情形

資料來源：李孟勳攝（2010年）



臺灣文獻

別冊

43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發行人 / 張鴻銘

編輯委員 / 吳學明 林美容 林呈蓉 林文龍
陳國棟 陳梅卿 陳進金 陳文添
黃富三 黃秀政 張鴻銘 戴寶村
劉澤民（按姓氏筆劃排列）

主編 / 劉澤民

執行編輯 / 黃宏森

編輯 / 蕭呈章 張家榮 李榮聰

美術設計 / 蕭淑薇

封面題字 / 林美蘭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43 南投市光明一路254號

電話 / 049 - 2316881 - 403或406(分機)

傳真 / 049 - 2329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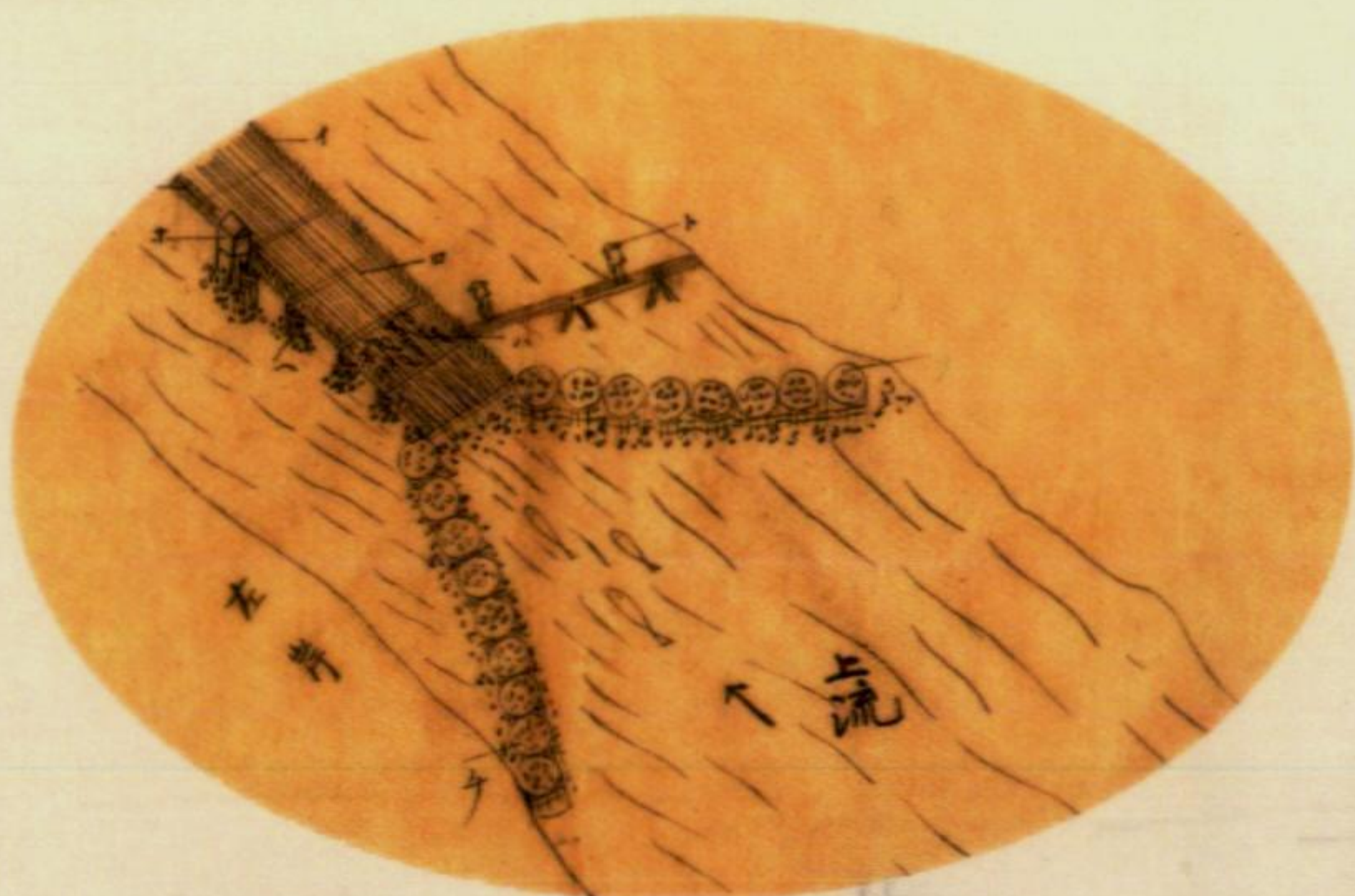
電子信箱 / shiao@mail.th.gov.tw

ccj@mail.th.gov.tw

印刷者 / 晉富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附贈，
若單獨購買，每冊定價40元整